

湯子遺書



湯子遺書卷三目錄

序

擬 御製大清會典序

理學宗傳序

孫徵君先生文集序

戴山劉先生文錄序

贛州府誌序

勸賑序

睢州誌序

孝經易知序

湯子遺書卷三 目錄

劉山蔚詩序

蔡氏族譜序

唐成齋制義序

黃庭表集序

西澗集序

楊彭山春望詞序

雪亭夢語序

西山唱和詩序

王似齋詩序

送魏蓮陸歸保定序



送宋牧仲分司贛關序

送汪檢討奉使琉球序

惠母陳太君七十壽序

孫徵君先生九十壽序

募建六忠祠序

賀王叔平進士序

送徐電發序

賀佟撫軍壽序

印歸序

松青堂集序

湯子遺書卷三 目錄

四書偶錄序

馮玉傳像贊序

記

乾清門奏對記

睢州移建廟學碑記

重修蘇州府儒學碑記

潼關衛儒學重建啟聖祠碑記

嵩陽書院記

慶都縣堯母陵廟碑記

重建漢太尉楊公饗堂碑記

潼關樓刻詩記

重修乾明寺碑記

田烈婦孫氏殉節碑記

重修中州會館記

重建信陵君祠記

星聚堂記

石鳴山房圖記

三聖廟碑記

重修玉帝廟記

睢州泰山廟碑記

湯子遺書卷三 目錄

內陞奏對記

睢州泰山廟碑後記

湯子遺書卷三

睢陽湯斌潛菴

命序

知敘擬

御製大清會典序

順治壬辰七月御試

朕惟一代之創興必明一代之制度蓋紀綱倫敘千載維同而規模品式累朝各異自唐虞以來典謨大備商著風愆用儆有位周垂官禮具訓百工莫不煌煌巨麗於今為昭然道取稽古政貴因時近代惟明本朝所監其設官分職原本古昔權殺湯子遺書卷三 序

於漢而董正之綱維自定員省於唐而職任之貫理甚周祿涼於宋而蠲復之恩禮愈渥宏謨曲算可謂博大精詳矣至孝宗秉睿哲之資股肱多忠良之彥於宏治十年詔修大明會典閱六年而告成其後因時損益每進加詳制度文為於焉稱備使其臣工克遵罔替何難彷彿殷周比隆虞夏哉朕於萬幾之暇時一披覽因念本朝受

命九載於茲而典則不章臣鄰罔守朕甚慮焉用是特命諸曹纂輯舊章別類編文分年紀政以官聯部署為綱以事物儀文為目同異兼晰而無因



革難通之患巨細均該而有本末咸宜之美法則
折衷於前朝漢訓聿彰於昭代誠至治之良猷實
萬年之金鑑嗚呼法難明而易昧民難安而易危
寅恭協應勿持祿以養交成憲是遵罔紛更而多
事使百姓聞令而心服則朝廷無爲而日尊百爾
君子尙其敬哉世世子孫尙其敬哉

理學宗傳序

天之所以賦人者無二理聖人之所以承天者無
二學蓋天命流行化育萬物秀而靈者爲人本性
之中五常具備其見於外也見親則知孝見長則
湯子遺書卷三 序

二

知弟見可矜之事則惻隱見可恥之事則羞惡不
學不慮之良人固無異於聖人也惟聖人爲能體
察天理之本然而朝乾夕惕自彊不息極之盡性
至命而操持不越日用飲食之間顯之事親從兄
而精微遂至窮神知化之際蓋其知明處當乃吾
性中自有之才能參天贊化亦吾性中自有之功
用止如其本性之分量而非有加於毫末也堯舜
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
執厥中其爲教之目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
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聖學之淵源王道之

根柢也由湯文武周公孔子以至顏曾思孟成己成物止有此道在上在下止有此學秦漢而後道喪文敝賴江都文中昌黎衍其端緒至濂溪周子崛起春陵直接鄒魯程張邵朱以至陽明雖所至或有淺深氣象不無少異而中所自得心心相印針芥不爽蓋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苟得其本心之同然則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固無異親授受於一堂者矣如高曾祖禰與嫡子嫡孫精氣貫通譜牒昭然而旁流支派雖貴盛於一時而不敢與大宗相抗蓋誠有不可紊者在也

湯子遺書卷三序

三

近世學者或專記誦而遺德性或重超悟而畧躬行又有爲儒佛合一之說者不知佛氏之言心言性似與吾儒相近而外人倫遺事物其心起於自私自利而其道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吾儒之道本格致誠正以爲修而合家國天下以爲學自復其性謂之聖學使天下共復其性謂之王道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豈佛氏所可比而同之乎容城孫先生集理學宗傳一書自濂溪以下十一子爲正宗後列漢隋唐儒考宋元儒考明儒考端緒稍異者爲補遺其大意在明天人之歸嚴儒釋之辨蓋吾

儒傳心之要典也八十年中躬行心得悉見於此
斌謝病歸田從學先生之門受而讀之其折衷去
取精義微言幸承面誨而得有聞焉時內黃令張
君仲誠力任斯道迎先生至署中以此書蠲俸付
梓先生命斌爲序斌何言哉惟願天下同志讀是
書者無徒作書觀也止由此以復天之所與我者
耳吾之身天實生之無一體之不備吾之性天實
命之無一理之不全吾性實與萬物爲一體而民
胞物與不能渾合無間焉吾性未盡也吾性實與
堯舜同量而明物察倫不能細大克全焉吾性未

湯子遺書卷三

序

四

盡也吾性實與天地合德而戒慎恐懼不能如乾
健不息焉吾性未盡也試由濂洛關閩以上達孔
顏曾孟由孔顏曾孟而證諸堯舜湯文得其所以
同者返而求之人倫日用之間實實省察克治實
實體驗擴充使此心渾然天理而返諸純粹至善
之初焉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中和可以位育而
大本達道在我矣不然徒取先儒因時補救之言
較短量長橫分畛域妄起戈矛不幾負先生論定
之苦心乎且亦非仲誠公諸同好之意矣陸子曰
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腳斌

惟與天下學者共勉之而已

孫徵君先生文集序

昔文中子生隋唐之際佛老盛行毅然以孔子爲宗匹夫肩絕學之統其有功於斯世甚大朱子集羣儒之大成其徒傳之金華諸子遞相授受至明初制作一代典章率本朱子之教以是知大儒抱道空山修明六經非一世之業也容城徵君孫先生登萬曆庚子鄉薦與鹿忠節爲友以躬行相砥礪居親喪結廬墓側於憂戚孺慕中悟心性本原慨然以聖人爲可學而至天啟乙丙間大興鉤黨

湯子遺書卷三序

五

之獄左魏周三君子橫被榜掠故交避匿先生獨上書樞輔鳴鼓舉旂爲之鳩眾飲助生死禍福不足動其中其剛大之氣復如此時會搶攘保全危城避亂山中隱然負王佐之望徵書屢賁堅辭不應晚年移家蘇門聲華刊落生徒數百結廬相就其地自姚許之後稱再盛云先生於道慎擇而約守之發爲文章皆躬行心得之餘未嘗有新奇可喜由其說而持循之人人可以寡過所著四書近指讀易大旨尙書近指精義明前儒所未發嘗以古今諸儒見有偏全力有淺深要以不謬聖人爲

歸慈湖以傳子靜者失子靜龍谿以傳陽明者失陽明儒而雜禪不可不辨苟無致知力行之實徒憑揣摩億度以軒輊先賢先生之所不與也九十老人晨興拜謁家祠獨坐空齋終日無情容事物之來泛應曲當濁酒孤燈對友談學至丙夜不倦自非功深於人之所不見者烏能自彊不息如此乎當草昧初開干戈未戢人心幾如重寐賴先生履道坦坦貞不絕俗使人知正心誠意之學所以立天經定民彝不因運會爲遷移振三百年儒者之緒而爲

湯子遺書卷三

序

六

興朝理學之大宗其於文中紫陽何如非愚之所能知其有關於世道則一而已矣先生歿後三年門人策輯詩文語錄若干卷屬斌爲序不敢辭謹述所見附編末使讀斯集者有所考焉

叢山劉先生文錄序

叢山劉念臺先生文錄十八卷斌奉使於浙先生門人黃君太沖與其孫茂林見示得受而卒業焉喟然嘆曰先生之學至矣程朱以來體道之精未有過焉者也蓋嘗論之濂溪得孔孟之傳其說太極圖也曰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

此中庸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旨也而論者以爲易流於禪吾謂不然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人者天之心也性者天之理也天理非可以動靜言而主靜亦不可以時位論泥主靜之說而不得其義固易流於禪若昧主靜之意而徒事於標末補綴則隱微多疚人品僞而事功無本此鄉愿之僞學孔孟之所深拒也程子曰天理二字吾體驗而得之又曰學者敬以直內爲本朱子曰靜者性之真也涵養中體出端倪則一一皆爲己物豫章延平師

湯子遺書卷三

序

七

友相傳皆是此意其曰窮理者亦窮天所與我之理也故可以盡性而至命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其功也後人失其精意遂至沈溺訓詁泛濫名物幾於支離而無本王文成致良知之教返本歸原正以救末學之流弊然或語上而遺下偏重而失中門人以虛見承襲不知所以致之之方至龍溪四無之說出益泐洋恣肆縱橫自如儒佛之藩籬盡撤其流弊有甚焉者故高忠憲顧端文以性善之說救之夫學者於極重難返之際深憂大懼不得已補偏救弊固吾道之所賴以存學者先識孔

孟之真身體而力行之久之徐有見焉未嘗不殊途同歸如顏曾爲大宗而由賜師商各得聖人之一體若學力不實此心無主徒從語言文字之末妄分畛域根柢未立枝葉皆僞其所爲不越功利詞章之習而欲收廓清摧陷之功吾恐言愈多而道愈晦聖賢心傳不見於天下後世也先生生文成之鄉而與忠憲端文遊其學以慎獨爲宗於天人理氣靜存動察辨之不厭其詳而終以靜存爲要嘗曰姚江之後流於老莊東林之後漸入申韓故擇取中庸以復先儒之舊平生於寂寞凝一中

湯子遺書卷三

序

八

發其聰明智慮通籍四十年敝帷穿榻蕭然布素其立朝也秉義據經難進易退自曹郎以至總憲前後章數十上大約志在振肅紀綱敦崇廉節重仁義而薄刑名更欲申明祖制寺人不得典兵預政廷杖詔獄悉當報罷甯人主見爲迂闊而不敢貶道以從時甯與執政相齟齬而不敢容默以阿世慎獨之學以之自修者如是以之告君者如是以之勉寮友誨門弟子者亦如是遭際鼎革拜辭家廟絕粒空山其從容堅定視生死猶日用飲食也觀其語門人曰胷中渾無一事浩然與天地同

流蓋通微達性之學至是而始得所歸宿焉植天
經扶人紀固吾儒中庸之道非老佛之幻視君親
與鄉愿僞學依違附和者所可假借吾願學者捐
成心去故智法先生爲學之誠而得其用心之所
在由是上溯濂洛關閩以達於孔孟則姚江梁溪
皆可融會貫通而無疑矣絺有慨於聖道之失真
微言之將墜故不禁娓娓言之且以夙昔景仰之
私得附名文錄自託門下士之末實平生之至願
也太冲力任師傳海內人士宗之先生之道將益
光顯亦藉是以就正云

湯子遺書卷三序

贛州府誌序

順治十六年余參藩嶺北訪問兩府志書兵火之
後板籍灰燼後得贛州府志舊本將網羅佚事補
緝缺略適以病請告未遑竣事恐原本散失乃蠲
俸付梓按贛之爲郡處江西上游漢唐以前視若
荒服至宋濂溪周子通判州事其時趙清獻爲守
程大中令興國識濂溪於南安命明道伊川受學
焉伊洛文獻之傳實肇於此文信公亦以守郡建
大義興勤王之師故豫章理學節義冠冕海內而
贛郡尤著云然地大山深疆隅繡錯姦宄不測之

徒時時乘間竊發疊嶂連嶺處地既高俯視各郡
勢猶建瓴非得博大通方威信重臣鎮撫其地則
蜀楚江粵往往多事故前代特命憲臣駐節於郡
王文成公授提督專征伐剗平山寇厥勲爛焉及
宸濠逆命天下震動公率二三郡守統兵數千旬
日之間擒俘宸濠舉豫章數千里地歸之朝廷豈
非重地得人之明驗與而文成公學本周程在贛
日與洛邨善山南埜東廓諸君子講明良知之學
天下儒者以虔南爲歸可謂盛矣虔南盛衰旣關
數省之安危而聖學修明又肇端於此地故其山

湯子遺書卷三

序

十

川磅礴鬱積滌洞蜿蜒非他郡所可頡頏也予旣
考閱舊誌得其形勝扼塞之要間嘗登城眺望見
崆峒天竺萬峰迴合貢水章江雙流奔湍北顧十
八灘巨石側立如犬牙森森想見清獻疏鑿之跡
謁濂溪書院修其俎豆信國文成二祠亂後焚燬
予移祀書院廣集諸生執經揖讓於前念典型之
尙存思音徽之如在不禁爲之低徊流連也獨是
山川如故風俗漸漓戶口消耗賦役繁難選舉應
南宮試者十二邑僅數人耳何今昔之不同如此
是非任旬宣牧守者之責與後之君子撫覽茲編

尙加意緩輯再見清獻之休烈而與賢士大夫講明性道尋墜緒於微茫以上追濂溪陽明之風知必有洛村善山其人出而應之者矣

勸賑序

順治十六年歸德霪雨爲災自夏徂秋煙雲慘淡洪流浩浩彌望數百里麥未登場黍稷弗播睢州地尤沮洳城郭傾圯蓋父老傳聞以爲百年之內所未有也比冬民將扶老攜幼就食四方郡司李饒陽符公慨然軫念遍履部內開誠勸諭繼以涕泣於是各邑聞命輸助麥穀者皆以萬計公之至湯子遺書卷三序

士

睢也揖知州事戴侯而言曰上天降災菁於茲土惟我官吏罔獲辭咎其曷敢弗欽旣又進紳士耆老再拜而言曰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當茲荒歲窮民流離盡矣若珍此豆區之遺倘變生意外安能洗腆用酒而稱無事乎眾咸曰唯唯此流離民誰非我之鄉里親戚乃重煩明公憂於是蠲輸者立粥場者恐後自城市至四境村鎮煙火相望前此民之扶老攜幼奔走四方者皆相告來歸繼而河朔淮泗之民以梁苑爲樂土越明年麥登乃止當斯時也予方銜命嶺北秋八月請告歸里入

境睢之父老曳筇跋履率其子弟遮道言公功德
曰去年徵公我聚已爲墟我屬已爲魚矣予曰然
抵舍則父老又曳筇跋履率其子弟造於庭曰公
大有德於我邦父母兄弟惟公之賜春耕夏藝惟
公之賜我民何以云報願爲賦詩以紀公功詠而
歌之子子孫孫俾勿忘予乃颺言於眾曰公官以
刑名職在懲貪糾猾非錢穀撫循之司也然公學
有淵源故平日爲政察奸惟明去暴惟勇蒙民蠹
吏竄伏如鼠而疾痛負寃之民若承雨露公方崇
教化日進譽髦而課藝之未嘗恃桁楊之威也予

湯子遺書卷三

序

七

昔自潼赴贛晤公於杞公爲予言刑以弼教非以
爲教也然書不云乎既富方穀中州自兵火以來
家無蓋藏民鮮二鬴設不幸有方二三千里水旱
之災不知何以禦之往者天下常多故矣其先由
饑饉頻仍縣令不上聞藩臬不下詢視民間欣戚
漠然不關於心以鳩形鵠面之人而催科是問於
是民始忍以父母妻子所仰賴之身而自棄於盜
賊夫養不遂則教不興教不興雖有臯陶爲士亦
不可以理此予鯁鯁然不能已於懷者噫以公言
觀之可謂識治之本矣予旣感公之德又重以父

老之請乃拜手頓首而爲頌曰歲在己亥商羊告
災梁園千里蒼茫莫開麥禾云腐蒲葦塞路耒耜
高懸爭網魴鮒夜吼蛟龍庭遊鳧鷺苦雨名篇愁
霖綴賦惟公曰嗟惟我赤子兵火餘生何以堪此
乃檄守令予親履野時駕輕舸時乘羸馬臯陸亭
泓旌旗蕭灑入邑咸臨至睢之下呼爾冠紳拜手
廣廈毋吝爾有哀此孤寡紳士合言惟公之命惠
我悖獨敢不敬聽迺輸倉箱迺助釜甌熒熒子遺
室如懸磬聞公之命交手相慶廬幕周旋炊煙繚
繞左餐右粥歌呼昏曉我公之歸雲霞縹緲淮泗
湯子遺書卷三 序

三

河朔民欣再造何兄宋州敢忘拜禱春爾條桑秋
爾滌場我公之功高山蒼蒼烝爾祖妣洽爾鄰里
我公之功河水瀾瀾

睢州誌序

睢州處杞宋之間壤地不過百里而春秋諸侯會
盟戰伐與漢唐攻守之跡往往在焉至宋爲神京
左輔稱雄郡明代文物聲名甲於兩河及其亂也
鋒鏑日間受禍倍烈蓋地處中原之衝世治則冠
裳輻輳有故則干戈相尋勢使然也余少時好從
長者訪求郡中故實壬午兵火之後繼以河決故

家遺書一朝俱盡後於河北得李司空舊誌手錄以歸吾友吳君冉渠博學好古又購得嘉靖間上黨程公本手自校讐網羅近事摭摭遺文功未告竣會中丞賈公有修誌之檄郡守取其稟以應倉卒付剞劂金根帝虎之譌觸目皆是田賦源流未詳山川古蹟遺脫附會爲多名宦事實寥落人物白漢魏至宋元名臣高賢表表史冊者姓氏湮如入明以來理學勲業忠節文章彪炳寓內久列一統志者皆僅於選舉表中一見姓名而已使後生末學至語及先輩行事茫然莫知所從來何由聞

湯子遺書卷三

序

古

風而興起乎大者如此若幽貞之士孤嫠之懿沈埋於荒谷廬井者又不知其凡幾也余知非冉渠定本林居日久桑梓掌故聞見漸熟參稽前史蒐獵散佚復尋訪父老而折衷之不敢自名州志分爲數帙曰睢陽耆舊傳曰風俗志曰遺事考至理學則附入洛學編藏之篋衍久矣雲安程公守郡六載建黌宮立義塾養士教民具有成績復閱誌病其譌陋不以予空疎無似委之重加參訂余惴惴以不克勝任是懼時冉渠已歸道山從其令嗣摻索遺稟更發予敝笥而檢閱之核僞黜浮遠不

遺而近不濫時當溽暑樵戶終日日涉手抄汗流
接踵較舊志事增十之五六仍舊定爲七卷公一
一裁定遂蠲金授梓余於是益歎公之大有造於
睢也睢之爲州城郭遼廓土田軍民繡錯賦役叢
雜壤多沙鹵黃河之患頻仍民寡蓄積一遇水旱
道殍相望且界連曹衛奸盜易滋經畫調劑匪易
語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此編粗定後來者不
須旁詢掾史而因革法戒一展卷而得其大畧豈
持一二世之利哉吾又因之有所感矣前代吾州
盛時世家耆碩縹緗充棟操觚之士比屋而居自
湯子遺書卷三

序

五

嘉靖以來百有餘年未聞以誌爲任者獨賴劉教
諭人物一編存其梗概於郡事則未詳也今公於
戎馬倥偬征輸孔亟之時毅然爲之豈不誠識治
要君子哉愧余謏陋寡聞且隨繕隨梓不暇廣質
同人舛誤缺漏勢所不免博雅君子覆加增潤以
成一郡之典則茲編其前驅也夫亦實余之所厚
望也夫

孝經易知序

孝經註釋箋註凡數百家近惟新安呂忠節公所
著本義大全最稱詳備吾友登封耿逸菴先生家

居講學復著易知一卷其言簡而盡明顯而精切與忠節所著互相發明誠後學入德之津梁也余鎮撫吳中見其士風文藻盛而實行衰思有以挽之乃聘耆儒於明倫堂講孝經小學適張君孺如舊爲登封令與逸庵講學嵩陽攜有易知鈔本屬余頒示諸生俾朝夕肄業焉余乃爲之言曰古昔盛時人重倫常家敦仁讓故風俗樸茂治道還淳太和之氣洋溢宇宙輓近之世教化不明本實不敦殫精竭思皆枝葉浮華雖名譽動人而本心已失象山有言親師取友爲學力行皆從好事中來

馮子遺書卷三 序

夫

故虛而不實此言切中學者病根而吳中爲甚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朱子少年讀孝經題其上曰不如此便不成人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吾人奉父母之遺體當思父母生我之身無一體之不具生我之心無一理之不全何以保守成其爲人不至放失淪於禽獸此不可不深長思也自學路久迷陷溺日深重以侈靡之習淫佚之說功利之謀所知所行皆人欲而非天理夜氣之良偶一醒悟真堪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己者奚暇雕繪浮藻馳求聲譽乎天下萬

善同出一原人能孝則事君必忠事長必順交友必信居官必廉臨民必寬故事君不忠非孝也事長不順非孝也交友不信非孝也居官不廉非孝也臨民不寬非孝也進而言之暗室屋漏一念自欺非孝也應事接物一念怠斁一念刻薄非孝也事親能養矣而未能養志知從令之非孝矣而未能諭親於道養生送死盡禮矣而未能事死如生事亡如存其孝猶爲未盡也故事親事天一道也盡倫盡性一理也孝之道大矣哉誠能盡孝之道則精義入神參贊化育不外是矣一人盡孝則一

湯子遺書卷三序

七

家化之一家盡孝則一國化之推之天下皆孝子四海皆仁人則民氣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尙何憂治道不唐虞風俗不三代歟余因牖如之請爲書簡端讀者畧加省察以無負逸庵註解之意與牖如鏤版之心其於立身爲人之道未必無小補云

劉山蔚詩序

嘗聞詩者心之聲也尙書曰詩言志孔子刪詩三百而蔽以思無邪之一言此千古論詩者之宗也騷雅而後言詩者無慮千家我所推重獨靖節少

陵耳靖節真懷高寄簞瓢宴如蓋置身羲皇以上
而不知有漢魏者也少陵間關氛祲曾無虛日而
感時憂國忠愛纏繇卽一飯一吟不忘君父故我
謂思無邪一言惟二子定以當之卽以之續三百
篇可也近代空同大復振衰復古爲風雅準的或
慷慨豪岸或俊朗風流實各肖其性情糾彈戚睨
中夜悲歌抗表閩闔脫屣簪紱浩氣清風至今猶
可想見於長歌短詠之間故二子者猶得靖節少
陵遺意中州爲空同大復之鄉蘇門浚川諸君子
先後主盟詞壇吾意今日必有能似續風雅者求
湯子遺書卷三

序

六

之同里而得簞山田子焉又因田子而得商邱劉
子山蔚焉山蔚温粹冲遠嘗隱居南村疎籬竹迳
焚香吟詠聲瑯然達戶外獨與簞山往來唱和無
間也余從簞山處見其詩春容蘊藉如朱絃疎越
不作衰草寒蛩之響而天真爛漫深有得於言志
之義絕非雕繪纂組佶屈纖巧者比吾信其能繼
蘇門諸君子而復見空同大復之盛者也夫靖節
少陵同時詞章瑰麗樹幟藝林蓋不乏人然或馳
情富貴濡跡風塵康樂摩詰未免遺恨二子窮愁
著書志意皜然聲名獨翱翔雲漢星日之表石門

輞川舊蹟具在後人過之豈能與栗里浣花同其
歎慕哉山蔚孝友敦行鄉黨無間言其性情有大
過人者自此益加砥礪感遇莫移其志拂逆莫動
其心蓄焉暢焉肆焉擇焉且欲已之而不得焉比
輿寄託自合三百篇之旨歸靖節少陵何難千載
輝映乎山蔚將刻集問世託簞山索余一言余不
敢以固陋辭因爲序之如此

蔡氏族譜序

昔三代之時多世臣因生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
子孫世守其家數千年不忘其所自始太史公之
湯子遺書卷三序

九

著史記也公侯傳國名曰世家亦其遺意也魏晉
以來九品中正之法行而世族益重王謝顧陸盛
於江左隋唐崔盧李鄭號爲右族至爲天子所稱
歎然其初類皆有公侯將相名聲顯赫所謂貴其
姓者也其後則皆以姓貴耳自辟薦科舉之政行
天子所與共天下者皆誦習孔孟之徒故旦白屋
而夕朱戶則其賢不在世族而在詩書然又有官
躋崇要而後世不欲聞其姓字或宦途顛頓甚至
終處岩岷狎鷗鷺而採薇芝者名震霄壤則貴其
姓又不在官爵而在德義矣蔡之先出於周文王

蔡叔度既遷其子胡率德改行周公舉以卿士復封之蔡尚書蔡仲之命是也後世往往爲將相名賢史不絕書如中郎之博藝也子尼之雅正也君仲元應之教也端明之政事文章也季通父子與介夫之學皆照耀古今矣睢陽之有蔡氏也自元季始也世多名人濟南司馬兩公父子相繼登巍科濟南清介剛果治行爲海內第一司馬豐功偉績在馬端肅許襄毅之間雲中兵變談笑而定之著在國史班班可考也不此若懷甯君之執法卻賄雁峰君之孰精著述館陶贛州二君之齊名文

湯子遺書卷三

序

三

苑此予得之傳聞者也月賓懸圃兩君之文章才藝蘊藉風流則予所親炙者也然則天下之言蔡姓者必歸重於睢陽而睢陽世家亦必以蔡氏爲重豈無故歟鴈峰君始作族譜亂後失散我師茂翁先生窮摻博訪得其原稟續成之姓源世系瑩域各有圖先世之有聞者爲家傳女子以節著者爲外傳誥勅祭葬碑銘附焉可謂彬彬然詳且備矣手錄一帙命斌校正斌既素仰濟南司馬之德業而又有感於懷甯諸君之賢與中郎子尼諸君子相輝映也且我師採購之勤紀述之精皆仁人

孝子之用心不可不亟表章故舉人之所以貴其姓者以告後之人焉後之子孫觀斯譜也尙思繩其祖武勿墮家聲以無負我師之志則孝矣

唐成齋制義序

吾嘗謂六經之文體製迥別而義蘊無窮千萬世文章不能外焉下此如老莊荀列申韓之書屈原宋玉之騷賦漢兩司馬董仲舒劉向揚雄唐宋韓柳歐陽蘇曾之文章方其書之未成也天下固不知有如此之文也及其既成而出之雖純駁不一皆爲天地間不可磨滅之文何則其學有本而發

湯子遺書卷三

序

三

之性情者真也人必有真性情而後有真學術有真學術而後有真文章若徒剽竊摹擬雖窮極工巧終爲陳腐歸於澌盡泯滅而已譬之草木種種花實各不相肖皆含造化之生氣剪綵爲之何足貴也自有制義以來守溪荆川典型具備當時之人固不意其後之有鹿門震川也鹿門震川變而之古浩氣逸情籠絡一代之不意後之又有正希大士也數君子者皆負孤特無所附麗之志而又深以數年之學故其文能自樹立不謂前之人已極後之人遂無以加也近日士子不務爲有本之學

專一剽竊摹擬入書肆購決科之文數百篇閉門而誦之又擇其庸腐纖靡者以爲式左割右捨幸而獲第取其所揣摩之技鏤板傳布後生又從而效之所謂太倉之粟陳陳相因朽敗而不可食而天下幾無真性情矣予方惘然憂之而成齋唐子以平日所作制義見示讀之見其磊落宏肆脫去畦迳於古人之法無所不備而欲摘其某字某句爲蹈襲某書某篇者不能也其能繼正希大士而遠紹王唐歸胡無疑也成齋操履端潔於人不妄交見事之乖於義者必正色爭之司李撫州持法湯子遺書卷三

序

三

明允決大獄伸理沈冤不畏彊禦卒以直道獲戾貧不能治裝士民爭爲居停及歸杜門窮經課里中子弟選定古今文手錄成笥布衣蔬食茅屋數椽不能蔽風雨泊如也是其性情有大過人者故爲文能自運機軸不屑屑隨人步趨而自與古人法度黍毫不爽誠有其本也吾又因之有所感矣富貴爵祿賢者得之固多而不賢者得之亦復不少若天之所不甚愛惜未嘗擇人而與之也獨於文章不輕畀人故往往有享高爵厚祿聲勢赫奕足以震動一世而求一言之幾於道者無有也成

齋之文如此而不能博一第甫仕卽蹶輪困抑塞
殆終其身而撫之人歌而思之鄉黨後進無少長
皆知有唐先生也彼貴倖一時茫然無所自恃者
視成齋爲何如余序成齋之文而必原本六經及
歷代子史大家者誠見文必有本而後可傳更望
成齋勉之不僅以制義傳也則庶乎不負天之所
畀也已

黃庭表集序

戊申遇黃庭表先生於錫山以所著忍庵集數卷
見示當是時吳中文章家方以聲華浮豔相高而
湯子遺書卷三

序

三

先生獨原本經術以古人爲繩尺心竊重之後十
年同應

召至京師有明史之役遇休沐輒相過從遂得盡
讀其近藁益歎先生之學大而有本非時賢所可
頡頏也竊謂學者爲文必內本於道德而外足以
經世始不徒爲空言可以法今而傳後否則詞采
絢爛如春花柔脆隨風飄揚轉眼蕭索何足貴也
西漢儒者湛深經術不爲百家所惑莫如董江都
通達治體議論深切於事情莫如賈長沙而好爲
淫靡綺麗之辭不根據理道莫如司馬長卿此固

人所易辨非甚深遠難知者乃韓退之號稱知道而敘述古今文章之盛自孟荀屈莊以至相如揚雄之倫詳矣而賈董曾不一及焉何歟宋儒以退之爲文人之雄未可言知道其殆以此歟夫相如之賦義在諷諫有爲而作君子猶有取焉若近世自命作者輕俳浮薄摻集稗官野乘繁淫怪誕之辭如青儷白補綴成篇其意可數十字畢者率衍爲千百言而不休徒以示我之高才博聞爲譁世取寵之具將古人立言之體蕩然無復存矣安能望相如之矚睇哉今觀先生集中圖書象數之奧

湯子遺書卷三

序

三

性命理氣之微闡發幾無遺蘊禮樂兵刑漕渠水利盛衰沿革名物度數無不究極原委期鑿鑿可見諸施行其斯爲體用兼全之學也乎其爲文也醇雅而不冶簡質而不繁謹嚴而不夸吾不敢知其於先儒何如要之爲董賈不爲相如有斷然者先生操履端靜雖出入禁林官稱侍從而所居委巷版門竟日無剝啄聲凝塵蔽榻寂寞著書刻苦要恥如窳愁專一之士蓋其志量遠矣其人如其文亦如是是豈可僞爲哉余夤陋無似何足以知先生而慙慙以序見屬余不獲辭也乃爲之言

予往在長安晤王去非於慈仁僧舍得劉子道力刻詩一卷余與劉子生同里交遊頗久而未知其能詩竊歎天下恢奇不羈之人雖久與處猶未易盡識如劉子者往往然也及予自嶺北歸里日偃臥茅齋交游鮮通問者獨劉子時時過從欵竹數竿松陰滿逕談詩竟夕歌聲蕭然振林木劉子巨族家故饒少遭喪亂不事家人生產遂貧落篤好吟咏庭戶牖榻題墨幾滿家人或誚讓之曰此何物曾不足供饗殮劉子怡然不爲少變也家旣貧

湯子遺書卷三

序

五

達官貴人鮮稱譽之而劉子負嶽崎厯落之骨亦恥與達官貴人遊時扶杖孤往徜徉自放焉或談及仕宦紛華田廬貨財昂首雲霞弗屑也噫今天下身世通顯者莫不自托於歌吟聲咏沾沾以爲能而胷懷離齷往往以半畝數椽爭競不息宜乎劉子之以白眼當之矣今劉子聞東南多佳山水波濤洶湧峰巒峭峻將扁舟於采石九華之間而肆志焉乃集近詩命余敘之余以江上多隱君子必有知劉子之詩者故不具論論其爲人大畧云

京口形勝甲東南金焦北固其名特著故畫舫籃輿日萃其下而未有知所謂楊彭山者是山也雖無奇峰危巘深澗絕壑之觀然登其上而三山雲樹環翠如屏長江洶湧風帆隱見與潤州城堞樓櫓烟火十餘萬家無不近在几席俯仰指顧亦登臨之勝槩也特其名不見於山經輿誌故騷人之遊屐不至卽或至焉而文字不足以發之世亦莫得而傳焉則山川之幸不幸豈不以人哉戊申三月董子文友來自毘陵與何子雍南程子千一偶登此山乘春騁望各賦詩十章曰楊彭山春望詞

湯子遺書卷三

序

三

三子皆以詩文擅名當世其詞雖記一時見聞所及而江山形勝如指諸掌吾聞京口盛時名家巨族競選山水靚冶之區治園亭臺榭極四時遊覽之娛自海艘告警山川如故風景頓殊三子懷古聽今感慨係之宜其詞之婉麗而悽愴也夫天下幽巖邃壑徒爲樵夫漁子所棲遊者多矣此山南望則米元章之遺墓在焉其西則昭明太子讀書處也風流文章彷彿想見其人何從來遊者篇什零落乎此詞流傳於世吾見尋奇探幽者詫爲奇聞異蹟必將載酒登高窮極眺望墨版淋漓侈爲

遊覽盛事四方聞而不得至者與金焦北固同入
夢想也故我謂仙宮佛窟士女繽紛不可言遊遊
楊彭山者自三子始書此所以慶此山之遇也

雪亭夢語序

雪亭者蓮陸魏君侍微君先生於夏峰自名其所
居之室也夢語者記其所聞於師與夫讀書有得
之言以自考也蓮陸受業先生之門三十年中頻
遭喪亂患難與共及先生遷夏峰蓮陸自山右辭
官而歸率間歲一至每至必留數月後構屋以居
爲先生訂正年譜白雪盈山孤燈午夜上下古今

湯子遺書卷三

序

毛

視千秋如旦暮故及門問答之語蓮陸爲多庚申
秋余臥病燕邸君自上谷策蹇來晤見余繩牀破
被數椽不蔽風雨慨然曰此猶見雪亭風味因出
夢語讀之余病爲之頓減京師繁囂余寓齋居闔
闔間車馬之聲不絕而門內數日無一足音蒼苔
滿逕槐落凝階獨君時披戶入掃敗葉煮茗茗君
或攜酒至則相對陶然共酌而夢語首章敘豫章
延平結茅水竹象山白沙陽明念菴山居靜坐故
事又敘一峰留客荆川青衣布履臥處惟一板門
以爲諸君甘貧樂道守孔顏家法余因自念壯歲

歸田忽忽二十年雖從遊夏峰亦嘗設榻雪亭與
聞緒論而因循玩愒無所成就今年逾五十奉
召史局汗青無期惟杜門絕應酬稍存山中面目
視君蕭然世外不及遠矣故讀夢語輒廢卷而歎
歎已復讀不自休有以也今衰病侵尋行將乞休
與蓮陸相約以餘年證明師門宗旨無忘雪亭夜
坐時青松白石實聞斯言

西山唱和詩序

宋子牧仲遊西山歸示余詩一卷而屬爲序余謂
山水文章恆相因也謝康樂赤石麻源諸詩岡嶺

湯子遺書卷三

序

天

谿澗松竹猿鳥讀者歷歷如見元次山道州諸詩
柳子厚柳州永州諸記亦然獨怪終南去京兆爲
近唐世號多詩人遊南山詩彷彿康樂元柳者殊
不多見也豈士大夫身處京華日僕僕緇塵遂不
暇窮山水之勝與抑或縈情圭組不能心跡雙清
雖遊而詩亦不工歟牧仲官西曹稱繁劇更盡心
職業嘗爭疑獄數大案似不暇遊又清羸善病而
乃於休沐之頃呼朋攜子極登臨之樂其詩與康
樂元柳不必盡同要之蕭閒淡遠無長安貴遊繁
囂氣習披覽一過煙雲杳靄綠繞几席間信牧仲

於山水文章有深情也余入京師且數年埋頭史局忽忽無意緒每薄暮下直信馬垂鞭望西山顏色輒凝目久之而不果一往今序牧仲詩余滋愧矣

王似齋詩序

詩以言志而雜出於貞淫正變上世采之以觀風尼山刪之以垂教誡謂本於性情而足以風化天下耳後之作者非不研思搆彩窮姿極情或尙高華或開奇奧要於風化亦有補否王子似齋辛酉科余所取士也承其尊人慎齋家學出其緒餘發

湯子遺書卷三序

美

爲詩歌擬古懷親送弟憶昔諸篇溫柔敦厚最近風騷以爲詩也是名理也以爲理也是象趣也求之也近而卽之也遠豈徒研思搆彩窮姿極情而已哉近時取青嬾白與夫險仄僻拗者尤不可同日語矣努力自愛振起頽風不無厚望世其可僅以文人目之乎

送魏蓮陸歸保定序

昔孔門諸賢惟顏子最爲好學孔子稱之曰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而不言所樂何事及觀喟然一歎然後知顏子之樂真有不能自己者區區貧

富得喪不足以易也孔子生平心得弟子不能傳而孔子傳之自十五志學至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固夫子自述之年譜也下學上達知我其天與夫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亦卽夫子自傳之像贊也孔子與顏子相知最深所稱終日言而不違者也而魯論所載與顏子言者寥寥豈其微言妙義門弟子不能盡識而顏子獨能默悟神會歟因歎聖人之文義蘊宏深而喟然一歎一聖一賢之精神至今猶在天壤也吾師夏峰先生平生大節偉然其氣力足以砥柱兩間而細行必

湯子遺書卷三

序

三

矜小物克謹所謂豪傑而聖賢者也其自述日譜凡日用動作與應事接物纖細必書雖患難流離人事繁杳未嘗一日稍廢晚年造詣益精默契神化超然獨得非先生不能自知也蓮陸魏子從遊日久庚戌冬自上谷來蘇門先生以日譜授之使刪定焉雪夜挑燈中宵不倦爐火既燼丹鉛未休余以胃病未得共事明年春將北歸貽書屬余校正余何敢辭獨念蓮陸才大而養之以靜學博而守之以約嘗刺晉之大州摻訪隱遺折節下士去官之日匹馬雙僮而已世俗升沈得失無足介其

芻中者後日爲師門顏子必蓮陸也譜中所載八十年來躬行心得歷歷可考蓮陸定有得於精神意氣之表未可以言辭形容者矣昔朱子與呂成公輯近思錄於寒泉精舍至今過者必徘徊想像其處我觀後之遊蘇門者亦必將訪問魏子剛述之所低回流連而不能去矣於其行書以送之

送宋牧仲分司贛關序

戊午宋子牧仲以秋官尙書郎視權贛關於其行也同朝士大夫贈之以詩至盈卷軸余於宋子姻友也適應

湯子遺書卷三序

三

召來都下不可以無言贛州居江廣之交地號僻遠往時權政以通判領之歲時報成數而已後用言官議改部員以重其任軍興以來嶺海多故戈鋌縱橫於蠻洞瘴谿之間估客冒險往還其難十倍於承平時今國儲告匱餉需孔殷而商旅之難如此牧仲茲往其所以裕國課而恤商困者可不加之意乎然此固牧仲之所優爲者也天下事莫患於因時苟且而無真誠之意動輒曰時不可爲也事多掣肘也牧仲之在刑曹一副郎耳每慮囚必細審其得罪之由察其情僞稽之律例有求其

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之意有不合者動
色力爭卽豐鎬舊臣亦諒其真誠改容而敬禮之
雖不能盡如己意其所全活者亦多矣今其視權
也由司寇推舉

天子臨軒而遣之授以專勅其體爲京朝官與督
撫藩鎮不相轄也非若部郎之多旁掣其肘者也
吾嘗謂司權政者禁胥役之需索信放關之期會
則商不病杜豪強之夾帶絕權貴之請託則課不
絀而其要在律已嚴而綜核慎此皆牧仲之所優
爲者也而余之所望於牧仲不盡於此焉人身之

湯子遺書卷三 序

三

所重者元氣也國家之所重者人才也古人宦轍
所至必以咨訪人才爲首務其所爲人才者非詞
華藻麗馳聲藝苑之謂也必經術足以明道才畧
足以匡時有精苦之志有沈深之謀此其人必不
欲以浮華顯往往在深山窮谷可以避世無悶或
浮湛人間落落穆穆非得其同志則不能相求也
西江自宋以來名臣大儒不可勝數今豈遂無其
人乎余昔參藩嶺北屬有軍旅之役事定而疾作
請休歸里甯都有魏冰叔兄弟與彭躬菴邱邦士
方讀書易堂余知之未暇入山一訪亦以諸子深

藏交修不求聞於世余爾時雖粗知其姓氏未能
悉也今得讀其所著書想見其爲人屈指當日已
二十年矣河山阻修光陰荏苒惟有浩歎而已天
生人才無間古今往者已矣來者未可量牧仲更
從冰叔益求所未知焉勿如我之過時而悔也
還
朝以此爲使歸之獻則牧仲之所以報國者深矣
送汪檢討奉使琉球序

國家威德誕敷臣服萬邦夫荒之外日月之所出
沒罔不梯山航海貢琛獻貝象胥之傳譯爲勞鴻
湯子遺書卷三序

臚之贊引不給琉球爲東南島裔奉職尤謹自定
鼎以來朝會之使數至康熙二十一年中山王世
子遣陪臣來請襲封

天子嘉其守禮惟謹下廷臣會推可使者以名聞
僉曰檢討汪某學行足稱儀度俊偉以充正使必
能光照下國

天子曰可賜麒麟服璽書金冊臨軒遣之汪君既
受

命上書陳使事皆所以昭景其為人風節當國日

聖德重

優詔悉付所司余方與汪君載筆史局晨夕共事
今一旦傳乘出都宣布

天子威德於海外萬里之邦公卿大夫相率餞焉
余何能無一言以贈竊以聖人論士必曰使於四
方不辱君命春秋大夫如叔向子產之徒皆以辭
令增重鄰國夫友邦聘問當時猶難之至天王使
於侯國必大書特書誠重之也而二百四十二年
無貶詞者蓋鮮焉按史稱琉球植棘爲藩以盈虛
爲晦朔以草木爲冬夏隋唐以後屢興師討之賓
湯子遺書卷三序

序

服無聞至明初不煩軍旅遣子弟讀書太學策名
朝著彬彬爲守禮之國豈非文德來遠之效哉今
天子湛恩汪濊不寶遠物而汪公學古通今識體
得宜尤長於辭令廷臣此舉爲得人矣夫叔向子
產皆以博物著聞世固未有學無本原而能專對
不辱君命者也以汪君之學茲行也必能使其國
君敬信而悅服上以增

天朝之重而益堅其服事之心且使環海後至諸
國不煩樓船橫海之師而聞風景附稽首來享後
世傳之爲奉使者所取法焉君之功亦偉矣哉余

株守史局汗青無日因念司馬子長周游天下歸
而作史記然猶未至海外也君涉海萬里而至於
其國波濤浩淼極天下奇詭瑰璋之觀非僅僅空
同江淮會稽禹穴者比歸而筆挾風雲上下千古
當有過於子長者余與同人執筆以俟之

惠母陳太君七十壽序

余與長洲汪鈍翁先生同直史館因得見其所與
遊者而惠元龍稱最賢云元龍博學高才爲文章
有榘度交遊多名公卿顧獨時時過余邸舍論文
常至日昃不倦將南歸持鈍翁所爲母陳太君壽

湯子遺書卷三序

三

文示余再拜言曰吾母年七十遊子入京華欲有
得而歸以爲母榮也乃今葛衣敝屨持殘書數卷
登堂問起居外愧無以爲母歡吾母高節淑行與
吾師同里聞知之爲悉敢邀惠得君一言以慰吾
母庶幾爲遊子進一觴焉是君之賜也余旣雅重
元龍又嘉其意慤懇展卷讀之旣畢而告之曰太
君之德盛矣然元龍欲慰太君也交遊中名公卿
操文章之柄者眾矣迂拙窮老不合於時莫余若
也何足爲元龍重且自聖賢之學不明而功利之
習日熾父兄之望子弟者不越富貴利達使子弟

登高科躋臚仕輿馬赫奕賓從雜選遂快然自鳴
得志不暇問所從來蓋世俗之陋久矣婦人當尤
甚如此則元龍以不遇歸卽攜名公卿文章數十
軸日誦太君之前有拂然不樂耳况迂拙無用於
世如余者乎乃今觀太君則有異事姑孝謹滌瀦
必親又有樛木逮下之德斯已賢矣前明之季勸
太翁律和公曰時事可知公能師伯鸞高義妾請
椎髻布衣以從遂偕隱龍山東渚躬自操作不謂
尤難乎夫婦人盛年則以貴顯望其夫晚年則以
貴顯望其子人情也太君志行如此若不知人世

湯子遺書卷三序

三

有富貴利達者豈以其子登高第輿馬赫奕夸耀
閭里爲榮乎元龍其可以無愧然吾謂從來母子
之賢亦交相成也有陶母截髮而後侃功業聿著
於晉代有歐母晝荻而後修文學冠於宋室此有
母以成其子也然必有侃之功被八州而後陶母
之截髮始顯有修之德重三朝而後歐母之晝荻
始聞是又有子以成其母也太君之所以教元龍
者余未及聞然卽其勸勉太翁者觀之諒必有在
富貴利達之外者旣已無慚於二母矣元龍其益
勉之元龍博學高才譽望隆於時貴顯行有日矣

他日立朝著當思有所建樹無愧陶歐則所以壽
太君者仍在元龍而不在祝頌之紛紛也請以此
言告之太君或亦開顏而進一觴乎

徵君孫先生九十壽序

康熙癸丑徵君孫先生壽登九十嘉平月之十四
日爲懸弧之辰睢陽門下士暨平日私淑先生之
教者若而人將渡河稱觴於兼山堂下斌再拜頓
首而言曰人生百歲爲期先生年踰耆耄步履輕
翔神完而氣固著書未嘗以寒暑輟弟子執經請
益者趾錯於戶應答終日無倦容竊念自古九十

揚子遺書卷三

序

三

好學弗衰者衛武公而後不過數人耳先生之壽
殆天之有意斯文與夫壽者假百年以爲萬古者
也道體流行萬古不息非人則道無所寄非聖人
則道無以行非天假之以年則聖賢凝道之功或
未能深詣其極而造化之流行於萬古者不能盡
屬之於我故此身者百年之物追功力積深充實
光輝上繼往聖下開來學則百年而萬古矣孔子
以天縱之聖自十五志學猶必至七十而始能從
心所欲不踰矩也道無止境則學亦無止境使更
假以年必有日進不已者特後之學者互千百年

不能證取從心不踰矩之真境况能知其進此者乎使孔子年未及七十而止則後人必以知命耳順爲學問止境矣使顏子而有夫子之年則所謂未達一間者其終於未達歟夫壽之可重也如此哉先生蚤年潛心濂洛之學以孝親敬長爲根基以存誠去僞戒懼慎獨爲持要出門定交與蒼嶼廓園蓼洲諸君子議論往復以砥柱中流自任浩然之氣百折不回會璫燄熾張諸君子並罹鉤黨平日交遊身都通顯者皆閉戶掃軌噤不敢出一言而先生獨不避虎豹力爲營救當其時岌岌濱

湯子遺書卷三

序

天

於難矣而卒恬然無恙也今氣運剝極而復

興朝定鼎崇儒右文先生讀易百泉韜光斂耀靜悟淵思德益劭而學益邃徵書歲下纁帛屢賁巖

阿至朝虛祭酒之席以待而先生鳳隱愈高公卿

藩臬擁篲到門執弟子禮先生與臣言忠與子言孝鮭菜苦茗常至更闌燈炮猶娓娓弗倦或千里

書札問難爲之條分縷析無不人人各得其所求有初接者才品高下卽衡量不爽與之言論輒中

隱微若久與處洞悉其生平者卽秦越人之視病

不是過也回視數年前學問必有日進月長可自

證自勘而非他人所能識測者矣今天下理學烝
烝而起詖行淫辭之習漸以消磨謂非先生倡率
鼓舞而然歟蓋昔年處運祚之終而今日當風會
之始處其終者與羣賢聲應氣和不能奏廓清維
挽之功當其始者碩果獨存靈光巍然千百年正
學之傳手闢蠶叢而立登康莊固知天之厚予大
年者真非無意也衛武公耄年進德淇澳抑戒之
詩風雅傳焉先生結廬蘇門與淇澳百里而近請
以金錫圭璧之章爲先生一侑觴焉是爲序

募建六忠祠序

湯子遺書卷三 序

堯

睢城西門內舊有六忠祠祀唐中丞張公太守許
公以南雷姚賈四公爲配廟貌赫奕春秋官屬奉
祭惟謹壬午黃河決城祠沒於水後土人竊其地
改建尼庵六公棲神無地過者悽愴於今二十有
餘年矣唐自祿山犯闕明皇西狩令狐潮尹子奇
輩鴟張梁宋間名城巨郡望風納款者恐後張許
二公獨率二千殘羸之卒憑孤城遏三十萬之強
敵以保障江淮其精忠大節至今八百餘載天下
學士大夫以及牧豎耕夫皆能道之吾州在唐爲
睢陽屬邑張公初守雍邱移軍甯陵許公以睢陽

太守迎入則我州亦張公所往來提戈揮兵處而
廟祀不立烝嘗無所甚非所以妥侑忠魂勸獎人
心之義也况邇來琳宮梵宇所在金碧莊嚴而六
忠祠無議及者左道日盛大義不明有心世教者
不禁爲之長太息也今文學黃君於舊祠之西施
地一區謀建饗堂三楹重門兩廡期復舊觀但力
薄費繁尙賴羣公共成盛事人倫天道明訓昭垂
凡具秉彝應有同志務俾規模闕敞俎豆一新薦
紳衿裾登堂拜謁見日星之常存凜英魂之如在
四方君子軒車過之亦知吾州人士識所重輕不
湯子遺書卷三 序

至崇異端而忘大義也

賀王叔平進士序

余少時聞先大夫言柘城雪園王先生今之大人
君子也心竊嚮慕之及通籍後先生爲御史按兩
浙余見於睢陽郵署先生握手與語娓娓不倦所
以訓勉之者備至出所著傳習錄定志諸論及詩
文數十帙見示余受而讀之不敢忘前年遇先生
子叔平於商邱氣度渾金璞玉不自矜飾居然有
道之容其所爲文高潔簡練得大家之遺余竊歎
賢者之後必大於先生益信矣己酉叔平舉於鄉

明年成進士里中親知將修羔酒之儀而問言於
余余不佞年來於世故酬贈之文謝絕久矣顧以
爲少時知敬愛先生親聆教警二十餘年矣今幸
見叔平捷南宮何可無一言以賀夫諸君以爲一
第足重叔平乎自有制科以來登高第者何限也
然有布褐終身而風采照耀今古或身躋巍科而
碌碌無所表見二者其爲人輕重何如也從來言
道德者必推濂洛關閩五先生中濂溪伊川未登
進士曷代理學推薛王陳胡四先生而白沙敬齋
亦未登進士可見甲第者特士子致主行道之階

湯子遺書卷三

序

聖

而非所恃以不朽者也何足以爲叔平重吾之所
以重叔平者亦曰能法雪園先生而已矣先生之
令交河也畿輔近地值貂璫縱橫之日他人皆束
手不敢施爲先生獨毅然不畏彊禦覈地畝清郵
傳弭盜省刑治行最著及入掌柏臺正色端笏議
論侃侃按轡所至奸弊杜絕尤孜孜以延攬後進
講明性學爲務自浙東歸舟中惟圖書萬卷而已
叔平學行得於過庭者久於書無所不讀而能守
之以謙於海內名士無所不交而必歸之於正自
茲以往必能舉先生之所蓄而未發者措之天下

矣是可賀也吾聞先生之學以王文成公爲宗文
成良知得於真修真悟當其折權黨於方熾定大
變於呼吸無非良知之妙用羽書旁午講書不輟
是豈勉強者能之乎彼山農汝元之徒剽竊影響
張皇自恣卒來世人之譏夫文成平生行事皆可
對之天地後之人果能彷彿萬一焉否也叔平承
先生之志進而取法文成必能躬行心得一洗世
儒之陋今見用於時天豈有意斯文乎是又可賀
也余受先生指誨稍知端緒今之所以期望叔平
者亦所以仰答先生之意也若侈揚家世門閥之
湯子遺書卷三

序

望

盛徒爲諛詞而已則吾豈敢

送徐電發序

徐君電發以徵辟官禁苑文章詩賦在香山涪翁
之間常請假里居門庭蕭然還署未弔月遽謫官
去同朝士大夫多太息賦詩以贈其行余方病杜
門謝客不能出郊一送又怔忡不能爲詩無以爲
電發贈乃強起邀至小亭酌酒而告之曰人生豈
必以一官爲重哉古之賢者宦跡落莫而聲名表
表於後世者眾矣如君之才固不以官之崇卑論
也吳中山水清妍多隱君子君往從之相與究性

命之微探濂洛之旨必將斂華就實超然自得道
德之歸有日矣豈止以文辭擅長乎余違夙好潦
倒中外精力頽然而勢不能遽去卽幸而得請而
舊學荒落無所進益百年碌碌良可歎也人生絀
於此必伸於彼君不得志於時矣必有聞於後君
其勉之電發曰諾爰書以誌別

賀佟撫軍壽序

自古國家當昌隆豫順之世必有博大通方敦龐
魁碩之君子膺股肱心膂之任勳高帶礪名著旂
常然後能奠萬世無疆之厯而博大通方敦龐魁
湯子遺書卷三

星

碩之君子往往斂遐福享太平慶衍後昆澤施奕
禩蓋積厚者流光德盛者報隆理有固然史冊所
載可考而知也我高岡佟公稟川岳之秀異鍾星
漢之精華自建旄秉鉞以來錦江玉壘之鄉牂牁
夜郎之域固已鏤銘峻嶸播頌淵谷矣

聖天子念腹心重地爲神京屏翰函夏樞紐

特簡鎮撫命公若曰吏治刑敝民生疲瘵其悉乃
心懷柔輯和俾克全濟公拜命夙夜飲冰黃綬以
下擾吾民者悉罷劾之以兩河土地平行無崇山
廣澤魚鹽鐵冶絲繡梓漆之利小民胼手胝足以

耕以食而河夫柳椿困之江南協濟困之單丁獨
戶豪右兼併困之公一一疏請于

朝夫歸官雇柳歸官買而江南協濟俱停均平里
役民慶更生頻年學校漸廢絃誦幾於輟響公創
建書院月課歲會禮聘名士講道論業人文蒸蒸
蔚起豫民已家頌戶祝矣逮滇閩告變六師南征
麾幢蔽日戈戟曜雲公送往迎來控馭有方儲偪
糗糧必豫軍士戴挾纊之恩閭里無雞豚之擾省
城軍府初立率多市井僧黠寄名應募奉文裁汰
譁然巨測時方疏濬池隍俾歸就役大工旣成眾
湯子遺書卷三 序

四

志咸定於是申明軍制芻蕘必嚴春秋都試鉦鼓
淵淵荆襄餉需取辦中州急則病民緩則病國公
發銀赴楚就近採置民免轉運之勞而士飽馬騰
敵愾自倍凡我士民父兄閭黨由公而親室家田
廬由公而定桑麻禾黍公爲膏雨波濤險阻公爲
舟車試觀今日紳安冠裳士安縫掖蓑笠之夫安
於隴畝笄珥之婦安於織紉誦誦注之徒安於
部伍夫孰非我公之賜哉五岳四瀆之居於方隅
也興雲致雨胎毓寶藏以給萬類之求人莫不禱
祀而祈福焉何則利賴焉故也公之在中州其猶

秦岱河海乎陽月值公覽揆之辰雖人士咸願匄
匍轅門申九如之祝而屬言于余余年來承乏京
師每讀公奏疏不禁舉手加額爲斯民稱慶以爲
此正所謂博大通方敦龐魁碩之君子爲我
國家奠萬世無疆之厯者也指日巢山駕海之羣
狼羸鳥章之眾稽首來王

天子策勳廟堂以鞏固中原籌畫軍餉爲根本功
績第一將入踐臺衡贊襄密勿手握大斗斟酌元
化歌鐘侑食劒履上殿豈尋常祝頌之辭所能俾
述萬一哉邠人之詩曰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
湯子遺書卷三

序

星

無疆甚矣邠人之善祝也周公採之夫子存之以
爲風雅之宗余今日亦若是而已矣謹序

印歸序

六書惟篆最古其用惟印章爲要印篆雖爲小藝
然非精於書學未免有古俗雜用之譏卽精於書
學矣而不博通羣籍又或拘泥牽累終愧大雅卽
博通羣籍矣而足跡不出里門眼底無數千里名
山大川交遊非盡海內高人奇士則亦不能超脫
象外而得古人之精義非若末技曲藝可以淺率
從事也大麓叔企吳子少負英異絕羣之賢伯兄

再渠君學術淵邃經史天文歷象律呂皆能窺其
蘊奧叔企家庭聚處講習有素間則詩歌怡情尤
極研精六書凡許慎說文徐鍇韻譜及李燾戴洞
諸家之書孰純孰駁辨之必極其詳秦漢小璽鐘
彝款識唐宋名家私印孰真孰偽考之必極其精
近世壽丞雪樵學山賴古諸刻孰雅孰俗論之必
極其確碑碣篆籀窮壑絕巘攀蘿剝蘚求之必極
其備雍邱有秦子先者以印章知名海內叔企往
從之遊晝夜寒暑盡得其微義一切喜怒窘窮憂
悲愉佚精神思慮無不寄寓于此無異僚之九秋
湯子遺書卷三 序

巽

之奔伯倫之于酒張顛之于草書也再渠初仕潯
江再移京口叔企皆從之過漢江上大別泛洞庭
瀟湘探衡嶽之簡摹响嘯之碑蠻風蜃霧鮫人之
官猿狖之宅無不涉歷金焦雲霞北固烟雨鐘阜
雨花之松濤又其所飲聞而厭見者矣風飄雪笠
扁舟布帆凡幽谷隱士名都韻人無不編紉締交
往來唱和宜其胸中脫落無礙而非淺見所能窺
測也歸而家居與余比鄰石徑疎籬老梅竹樹坐
對圖史萬卷茗碗藥臼錯置几案間焚香吟咏偃
仰終日世人聞其烟鬢亭聽雨窗輒作桃源谷口

之想不復知爲人間也今輯其所勒印章彙爲一冊與擇木陽冰高下何如世必有能定之者而余獨述其生平學問遊歷以見叔企之精于篆刻非偶然也而其可傳者又甯止篆刻也哉

松青堂集序

余昔自河北歸里卜居與趙子彥公比鄰同人五六輩相繼來歸衡宇在望彥公年最長諸同人聯社賦詩每篇成爭相稱許彥公把酒望雲振衣而起伸紙疾書腕動如飛頃刻數十篇鏗鏗作金石聲無不人人自失也竊嘆天下中材之士蚤致通

湯子遺書卷三

序

三

顯者何限彥公幼時卽厭科舉訓詁之學肆力古文辭每構一義必曰此與司馬遷班固何如當明季時患制舉之弊特開拔貢以網羅奇士於是彥公首應明詔公車入都都人士詣門投刺探卷謁文者趾相錯也金忠潔公持風節不輕許可獨與彥公傾蓋定交嘗語人曰中州自李獻吉何仲默爲一代風雅之宗繼起者其彥公乎當斯時彥公名聞海內有欲薦之於朝者而彥公杜門高臥縉紳大夫惠顧者無所報謝以此落落而歸今老矣屏居水濱擁書萬卷發爲詠歌僅僅見於蟲魚草

木爲羈愁感憤之辭豈所謂詩人少達而多窮果
信然與余幸謝病歸田與同人復修舊事回思昔
日蓋已二十年矣而彥公耳聰目明長飲高歌志
氣未嘗少衰也今刻其集將以問世讀者觀其筆
墨馳騁託興深遠亦可以見其志矣

四書偶錄序

自朱子四書集註成而漢唐諸儒註疏幾廢明永
樂間纂輯大全以羽翼朱子程境宏多純駁相半
後學不見要領虛齋蒙引之書補涇野因問之質
直皆中有自得非剽竊揣摩等摘章句者比存疑
湯子遺書卷三

序

吳

淺說辨析加詳舉業家宗之而義蘊寢薄下此各
逞臆見不足道也夫不求自得於心而徒拘牽文
義雖字櫛句比於聖學旨歸相去遠矣江村太常
說約夏峯徵君近指皆從聖賢立言本意指示學
者直截痛快讀者躍然二書發揮大義爲入道準
繩世人狃于舉業之見知深信篤好者鮮矣上谷
蓮陸魏君從學兩先生之門平居講習討論指別
同異剖析源流曠然有所自得晚年深居精詣負
笈從遊者日眾取朱子以來諸家傳註採擇銘鑄
必求至當著爲四書偶錄以惠來學間入都屬余

是正余得而卒業焉其書簡而明質而通雖直指原本或不若兩先生之超脫而博洽者以爲知要之資啟蒙者以爲養正之助誠聖學之津梁亦舉業之葦航也學者由是上訴諸先正而求其所以斟酌體認之功庶乎知微言之旨無窮而入道之方思過半矣

題馮玉傳像贊序

睢州馮玉傳所居近白雲寺寺創自唐貞觀間廢興不一明季寇氛充斥遂就傾圮馮君慨然興之當修寺之初適值歲飢以所募金施粥數百里內湯子遺書卷三序

晃

扶老攜幼就食者無算病施藥死施棺至年豐乃止今鎮江少府吳君再渠家在寺左聞其事作碑誌之玉傳復介再渠弟幼石求余爲其像贊序余與君蹤跡疏闊且余儒者所習者堯舜孔孟之書所行者人倫日用修己治人之道修寺造像之說非所聞也何以序之且余亦偶博涉釋典見佛刻意內治以爲隨所遇而成形者身也歷千萬世而不滅不昧者心與性也故其道嚴於治心與性而舉人世聲名富貴飲食男女之慾一切棄去逃之空山數十年而道成夫聲名富貴飲食男女一切

空之何有於宮室況於數萬里之外數千年之久
其殿宇臺閣豈其所意計歟又達摩立教直指人
心見性成佛梁武造像寫經不可勝計皆斥爲人
天小果有漏之因其言超出諸有所謂不落言詮
不墮迹相以爲迦葉以來正法眼藏夫言詮迹相
卽屬小乘况持鉢建刹豈其所重歟而魏晉以來
服儒服而修儒行者乃有捨宅爲寺如逸少摩詰
介甫之徒又獨何歟豈祇樹園亦如來之所必須
而給孤長者其功真不可沒與然吾儒之學以濟
世安民爲實用非空談性命也當歲歉民饑流移
湯子遺書卷三

序

五

載道至坐視而不能救馮君以一韋布全活數萬
人何其偉也當是時若坐擁修寺之資日庀材鳩
工不暇他顧使數萬人呻吟而死卽經樓禪堂高
出雲霄吾以爲非如來之所許也馮君識所緩急
如此則逸少摩詰諸人又當爽然自失矣今觀其
像端然靜穆似深於道者則默契無言之教證所
謂正法眼藏者意在斯乎然吾不得而知矣

記

乾清門奏對記

康熙二十二年三月三十日

上御乾清門 斌侍直

命錄平日詩文進覽 斌奏近因纂修

兩朝聖訓及明史所作詩文甚少

上曰卽舊作亦可四月初九日 斌遵

旨進所著文十篇詩十首

上召至乾清宮閱首篇籍田頌肅然改容曰此

世祖章皇帝時事汝爲庶吉士時作乎 斌對曰是

次閱十三經註疏論二十一史論至春王正月辨

上命敷陳大意 斌對曰春王正月四字春秋本自

明顯後儒議論不一有言周改月兼改時者有言

湯子遺書卷三 記

至

改月不改時者有言時月俱不改者臣以春秋本文斷之時月俱改之說爲是如冬十月雨雪二月無冰在夏時原不爲異又僖公五年左傳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日南至者子月也此改月改時之證也胡安國言夏時冠周月臣以爲不然行夏之時聖人平日論道之言春秋者聖人尊王之書以夏時冠周月非爲下不倍之義

上頷之又擬漢以禁園假貧民舉直言極諫之士

詔

上問此詔何爲而作 斌對曰此漢元帝時事臣散

世祖章皇帝御試以此命題臣蒙

恩授檢討之職又命述學言篇大意賦對曰自周

子至朱子其學最爲純正精微爲儒者標準後學沈溺訓詁殊失程朱精意王守仁致良知之學正以救末學之流弊但語多失中門人又以虛見承襲失其宗旨致滋後人之議臣竊謂先儒補偏救弊各有深心願學者識聖學之真身體力行久之當有自得徒競口語無益也

上復領之潼關城樓刻詩記睢州儒學記嵩陽書

湯子遺書卷三

記

至

院記贛州府志序

上一覽訖詩十首逐字看過至末首有年老才將盡憂多道轉親二句

上伫思久之曰何謂憂多道轉親賦對曰臣幼遭

亂離半生在憂患中嘗隨事體認於道理轉覺親

切詩詞樸拙不勝惶恐

天顏和霽從容顧問晷刻頻移

聖主優禮儒臣爲

國家重事微臣才力短淺無由報稱愧且懼焉

睢州儒學舊在北城濯錦池土明末黃河決城遂淪於水有司權奉先師主於城南民舍地甚湫隘殿廡之制不備堂齋皆缺諸生無所肄業屢議改建以財用匱乏莫有毅然任其事者康熙十年知州事程公始至慮無以興學育才仰承

朝廷德意期年政通事簡乃相廟東有地據岡面陽水環如壁羣情咸合州之薦紳諸生量力捐助先建大殿次及兩廡戟門櫺星門各如制明倫有堂啟聖名宦鄉賢有祠樹以崇坊繚以周垣位序丹雘應圖合禮其相規制稽出納久而不懈者學

湯子遺書卷三

記

壹

正魏君也既訖工公率鄉大夫士行釋菜禮而屬余爲記余不獲辭乃言曰修學有司職也諸生之遊於斯者亦思所以爲學而求進於古入之道乎抑徒飾文辭溺訓詁冀苟得利祿以夸耀一時已乎夫

朝廷廟學竝建固期學者以聖賢爲宗也夫聖賢之學其要存心而已存心者存天理而已微而不睹不聞顯而人倫日用皆天理所在也堯舜禹之相授受必致辨於人心道心之危微孔子十五志學至七十始從心所欲不踰矩然則聖人之異於

人者惟在朝乾夕惕自強不息遂至與天爲一耳
成湯文武之爲君臯陶伊傅周召之爲臣以及顏
曾思孟諸大賢時至事起功業各不相同而其深
憂大懼不得已之心則千古同揆也是以行無轍
迹言無倣效總以此心純一粹白相證於於穆之
表而非從勳業文章一一較論也濂洛關閩以來
大儒相繼輩出風會所值指授各殊而道本於心
先後若一學者不體驗於性情踐履與古人相見
於精神心術之間則爲己功疏屋漏難慊卽著書
滿家於道無當也惟知道之大原出於天而體用
湯子遺書卷三

記

五

具於吾心存養省察交致其功信顯微之無間悟
知行之合一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
合禮子臣弟友必求盡分蘊之爲天德發之爲王
道此學問之極功而尊信聖人之實事也然有難
言者正學不講俗痼日深利欲之根難斷巧僞之
術益工苟非乘本體之偶露急加體認擴充之力
悠悠玩愒歲月幾何轉眼遲暮蹠跖同歸大禹之
所以惜寸陰而尙書有取於若藥瞑眩豈不以此
歟若曰吾志在於科名惟事揣摩帖括他不假計
焉是視聖賢六經祇爲富貴利達之資異日備

朝廷任使安能秉道絕欺憂國奉公不幾負
朝廷建學立廟之意乎余鄉人也誠願與鄉之後
進互相砥礪使賢才輩出以報

君恩敢述所聞以告之遂爲記公名正性鄉貢士
四川萬縣人魏君名湛順治戊子舉人河南孟津
縣人

重修蘇州府儒學碑記

康熙二十三年歲在甲子

天子以治定功成行古巡狩之禮冬十月

車駕至蘇州詢問民俗告誠有司還至曲阜祭先

易子遺書卷三

記

五

聖廟拜獻之儀視前代有加親灑

宸翰題其廟額詔天下修葺學宮頒賜

御書海內蒸蒸罔不從父時

賦奉

命撫吳祇謁廟學見殿廡門垣日就頽圯明倫堂

岌岌欲傾慮無以仰承

聖天子興學重道之意受事方新未遑興作明年

二月蠲俸倡始藩臬庶僚飭材鳩工黽勉襄事宋

棟樑桷楹礎之殘缺者易之丹雘髹漆之漫漶者

新之祠齋庖庫之久廢者興之締構堅貞典制具

備泮水疏通遠接太湖松檜椅桐之屬種植千本

閱十月而訖工於是躬率僚屬行釋菜禮定期講學於堂諸生執經問業遠近咸集又明年三月斌奉輔導

東宮之命瀕行進諸生而告之曰此地自范文正公建學胡安定立教於今六百餘年矣名卿巨儒項背相望諸生肄業於斯其所以紹述先哲仰答天子作人雅意者果安在乎國家興治化在正人心而正人心在崇經術漢儒專門名家師說相承當詩書煨燼之餘儀文器數之目刪定傳授之旨猶存什一於千百且其時選舉不以詞章通經學

湯子遺書卷三

記

五

古之士皆得上聞朝廷定大議斷大疑博士陳經以對故其時士大夫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孝弟廉讓之行更衰亂而不變此重經術之效也其後虛無寂滅之說盛聲律駢儷之習工而經學荒矣宋濂洛關閩諸大儒出闡天人性道之源流故天下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虛無寂滅非性也道不外乎人倫日用而功利詞章非道也所謂得六經之精微而繼孔孟之絕學又豈漢以後諸儒所可及歟宋史道學儒林釐爲二傳蓋以周程張朱繼往開來其師友淵源不可與諸儒等耳而道學

經學自此分矣夫所謂道學者六經四書之旨體
驗於心躬行而有得之謂也非經書之外更有不
傳之道學也故離經書而言道此異端之所謂道
也外身心而言經此俗儒之所謂經也宗洙泗而
禩洛閩人心之所以正也家柱史而戶天竺世道
之所以衰也今

聖朝尊禮先聖表章正學士子宜知所趨向矣吾
恐朝廷以實求而士子終以名應也苟無驚乎其
名而致力於其實則亦曰躬行而已矣故學者必
先明義利之界謹誠僞之關則富貴貧賤之非道
湯子遺書卷三 記

至

不處不去必剖然也造次顛沛生死禍福之間不
可移易者必確然也毋爲枉尺直尋之事毋作捷
徑苟得之謀甯拙毋巧甯朴毋華甯方毋圓戒懼
慎獨之功無時可間子臣弟友之職不敢不勉不
愧於大廷亦不愧於屋漏如此則發爲議論自能
息邪距諛而鄉愿楊墨之教不得騁也出爲政事
自能尊王黜霸而管商申韓之政不得施也其斯
爲真經學其斯爲真道學也已否則剽竊浮華苟
爲譁世取寵之具講論踐履析爲二事卽誦說先
儒世道亦何賴乎當文正公時中庸猶雜戴記中

公獨舉以示橫渠則公之深於經學可知矣安定之教以經義爲本當時太學取以爲法宋世人才之盛實基於此諸生爲鄉邦後進來遊來觀其亦有所興起乎蘇郡人文實四方所則倣也所以佐成

聖朝之治化者余實有厚望焉諸生請書其言爲記斯役也江蘇布政使章欽文蘇松督糧道副使劉鼎蘇州知府胡世威或總理工費或分司督察而心計指授巨細不遺者鼎之力爲多司學事者教授吳世恆訓導張杰也例得並書

湯子遺書卷三

記

潼關衛儒學重建啟聖祠記

堯

潼關用武之地也然以文教爲先衛學之設舊矣崇禎末燬諸兵重葺於順治之十有一年而規模猶多未備越三年予蒞關朔望謁廟見啟聖祠獨闕大懼無以妥先聖之靈而仰副

朝廷明倫教孝之意鳩工庀材建祠三楹前列門坊工訖偕官紳暨士子行祭告禮咸請予記竊惟學宮之有啟聖祠也蓋本宋熊禾明宋濂諸公之議而嘉靖間張孚敬請而行之者也父子祖孫德不綦倫祀不綦序其於典禮可謂至矣然吾於從

祀諸賢猶不能無議者考之家語七十弟子中孔
弗字子蔑史記作孔忠通典作孔患太抵字畫之
譌自爲一人本孔子兄之子於子思爲從伯叔行
今子思配饗堂上而子蔑列之廡下於禮未協程
敏政曰學宮雖傳道之地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
則子蔑當從顏路曾皙之後移祀於啟聖祠雁行
伯魚可也又聖道傳授獨稱曾子而名不列於四
科蓋四科十子皆陳蔡相從之徒魯論追而記之
自唐宋以來顏子配饗因進曾子以補其末後以
曾子配饗復進子張以補其末則是四科諸賢後
湯子遺書卷三

記

堯

之人皆得下而上之出而入之矣然傳記所載有
若立言明道動協規矩孔子旣歿弟子欲事之如
師公西華嫻於禮儀原思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宓
子賤愛人親賢名齊君子子羔克執親喪遇變不
惑南宮适捫舌慎躬世清不廢世濁不污孔子俱
亟稱之夫六子之賢不下於冉有宰我輩而終不
得列於十子之後陸沈七十子中側居廡下吾不
知其相安否也蓋四科十子旣爲陳蔡相從之徒
原非杏壇一定之格以之進曾子可也以之進子
張可也以之進有若等六子亦無不可也余記建

啟聖祠而並附其議於後亦以備兵茲土不敢不加意文教釐正祀典然而非其職也潼關天下之衝輪蹄往來旁采芻蕘獻諸

當二議而行之竊自附於洪熊二君之後庶幾於典禮少有裨哉若以其言之無當而噤噤斯記云也予滋思矣工始於二月甲戌成於三月戊午襄斯役者撫民同知劉肅之衛守備楊文彩例得併書

嵩陽書院記

嵩陽書院在登封縣城北建自五代宋初與睢陽湯子遺書卷三

記

卒

白鹿岳麓號四大書院其地負嵩面潁左右少室箕山諸峯秀矗雲表中天清淑之氣於是焉萃至道中賜九經子史置校官生徒至數百人稱最盛二程子嘗講學於此後人因爲建祠明末兵亂傾圮殆盡

國朝崇儒右文知縣事黃州葉侯封建堂三楹祀二程朱子而以地鄰崇福宮凡宋臣之帶崇福宮銜者皆祀之葉侯旣遷京職邑人大名兵備副使逸菴耿先生介家居講學以程朱爲道統所宗不當與諸賢列復捐貲建堂三楹遷主崇祀又作講

堂三楹顏曰麗澤旁署兩齋曰博約曰敬義書舍
若干楹庖湏門垣具備自康熙十八年春至次年
秋訖工知縣事長洲張侯壘以興起斯文爲任月
吉講學課藝其中多士彬彬向風逸菴作書屬余
爲記余適承乏史局方恨不得從事几席與聞緒
論其何敢辭然逸菴之意豈欲余記營建歲月而
已乎或欲有言以告多士也竊以孔子教人之書
莫詳於論語當時及門稱顏子爲好學嘗與終日
言而不違者今所記不過問仁爲邦二章而已然
天德王道備矣顏子謂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

湯子遺書卷三記

全

今他無可考卽二章思之意者虞夏商周之禮樂
制度卽所謂博文而克己復禮之訓卽所謂約禮
歟特學有體用問有先後耳中庸言明善誠身而
列其目亦自博學審問始孔子言知不廢多聞多
見而語子貢以一貫則又以多學而識之者爲非
其所以一貫之旨終隱而不發卽與門弟子言求
仁之方爲仁之要多矣而仁之體則罕言也豈聖
人之過爲隱與及讀易乾卦彖傳與中庸首章而
後知道之大原莫明於斯也蓋道之大原出於天
而仁者天道之元也知天人同原則知吾心與天

地流通而往來無間民胞物與之念油然而生而
戒慎恐懼自不容已故程子謂學者須先識仁以
此也然仁之爲體非可口傳耳授也在人之默識
耳孔子自十五志學至能立不惑五十而後知天
命則知命亦難矣今之講學者聚數十百人於堂
而語之曰天命云何心性云何將大本大原皆爲
口耳影響之談學者於俄頃之間與聞性道之祕
其不至作光景玩弄視詩書爲糟粕禮儀三百威
儀三千爲粗迹也幾希矣斯亦講學者之過也夫
道無所謂高遠也其形而下者具於飲食器服之
湯子遺書卷三 記

空

用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精粗本末無二
致也孔子語顏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
言非禮勿動而語樊遲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聖人與上智中材所言皆不越是蓋以天命流行
不外動容周旋而子臣弟友即可上達天德所謂
無行不與者此也所謂知我其天者此也今功利
詞章舉業技藝之習陷溺人心士子窮年矻矻志
在利祿名譽而天之所與我者茫然也是其學迥
非聖人之學矣夫中庸之博學將以篤行也顏子
之博文將以約禮也大易之窮理將以盡性而至

命也大學之格物將以修齊治平也今滯事物以爲窮理未免沈溺迹象旣支離而無本離事物以言致知又近於墮聰黜明亦虛空而鮮實學路久迷習染日深偶爾虛見未爲真得非默識本體誠敬存之緜緜密密不貳不息前聖心傳何能會通無間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嗚呼豈易言哉逸庵之學以主敬爲宗以體天理爲要可謂得程朱正旨矣吾懼學者之易視之也故因記書院而詳言之欲其深思而自得之焉張侯明經起家治行多可紀於逸庵相與有成尤足嘉也吾又懼來湯子遺書卷三記

奎

者之不能繼故備書之以告後之君子

慶都縣堯母陵廟碑記

堯母陵在慶都縣城東門內封之盈丈陵之前有廟焉慶都於漢爲望都張晏曰堯山在北慶都山在南登堯山見都山故以爲名迨金源乃更今名考秦始皇七年攻龍孤慶都還兵攻汲則其名邑古矣堯母陳鋒氏或曰陳艷或曰陳隆爲帝嚳第三妃見於史記見於世本見於大戴氏禮記堯以唐侯升爲天子始封於唐皇甫謐謂中山唐縣是也故山曰堯山水曰唐水城曰唐城池曰唐池謐

又言望都山堯母慶都之所居邑既有堯祠思堯之德畏其神追祀其母固其宜爾歐陽修以史記地志諸書無堯母葬處得漢建甯五年成陽靈臺碑文曰慶都仙沒蓋葬於茲欲人莫知名曰靈臺上立黃屋堯所奉祀遂定堯母葬處在成陽而郭緣生述征記有云成陽縣東南有堯母慶都墓上有祠廟酈道元注水經亦云成陽城西二里有堯母慶都陵審是則堯母之葬在濟陰可據矣雖然成陽之碑稱蓋葬於茲蓋也者未敢信之辭堯既封於唐矣母之終安知不於唐葬之故土而爰其湯子遺書卷三

記

畜

魂魄焉此亦事理之可信者也廟凡三楹列以兩廡康熙二十四年秋天久雨廟圯水穿陵露穴知縣事錦州蔣侯國楨出俸錢治之以輒築陵之四旁外設重垣塗飾廟貌建坊於前題曰堯母陵余自江南奉召入都過之請余爲文勒之石余按帝學妃十人堯母之外其著者有卍氏有娥氏詩言赫赫姜嫄有娥方將是已姬訾氏常儀生摯鄒屠氏生八英羲和生晏龍當時卜其四子皆有天下而有卍生棄則云履大神跡有娥生高則云鳥遺卵吞之其事甚怪或以爲釋經之誤至於堯母更

謂其觀於三河感赤龍而生堯何其誕也以堯之神聖則其母之遺蹟固不可以不治也因侯之請述所聞於古者兼爲神絃詩俾侯歲時授工歌焉
辭曰

帝高辛兮十其妃伊堯母兮降斗維歲闕逢兮涖
灘丹陵側兮三河干震夙兮生子望舒盈兮十四
析土兮陶唐望都山兮母之鄉千秋兮萬歲思帝
懷兮罔替列俎兮執籩薦馨香兮母前靈之來兮
縝紛覆輪囷兮黃雲靈之逝兮婀娜從彤車兮駕
白馬覲舞兮巫歌會鼓兮傳芭陵不崩兮廟不改
湯子遺書卷三記
邦人祀事兮永久

重建漢太尉楊公饗堂碑記

奎

華陰城東三十里有漢太尉楊公墓按本傳公於
延光中爲太尉以忠直被放歸飲酖卒於夕陽亭
順宗卽位門人虞放陳翼詣闕追訟公事詔以禮
改葬公於華陰潼亭祀以中牢此卽其地也予以
丙申備兵潼關獲展謁墓下見兵亂之後堂基頽
廢周垣盡圯蔓草荒烟碑版縱橫愴然而嘆者久
之會歲歉未遑興作越明年謀於縣令劉瑞遠起
而新之爲饗堂三間峻其垣墉旁廡屏門渠渠巖

巖碑碣之仆者起泐者續役罔妨農財匪帑出兩
闕月而告成予嘗讀漢史至公事未嘗不嗚咽流
涕云蓋漢至安帝而亂甚矣王聖以保姆之勤與
女伯榮出入宮掖金吾常侍轉通貨賂至劉環一
配阿母女得夔侯封下詔爲起津城門內第舍連
楹刻棟窮山採石車駕東巡宴然不顧當是時公
卿大夫奔走貴戚惟恐不及而公欲以區區一掌
力挽頽波抑亦難矣夫地震星變天之所以告誠
人主者乃反借以收太尉印綬何其謬也或有咎
公以不早去者嗚呼大臣之義不可則止豈公之

湯子遺書卷三

記

奕

賢而不明此乎蓋公以自高祖來楊氏世有功於
國而公位列上相職匡社稷誠不忍見主心惑於
羣小冀殺身而君或悟也當其時去光武明帝之
世未遠使帝側席悔過慨然於建武永平之不續
屏絕寵倖委任忠直則東漢之隆尙或未艾觀其
語門人諸子雜木布被數言千載而下誰不爲之
感泣者乃能致大鳥之祥而卒不能回安帝之聽
此漢祚所以不永而公之無可如何者也於戲傷
乎雖然公歿後子孫相繼爲太尉若秉若賜若彪
並著清節衛主於崎嶇危難之際使卓操輩睥睨

神器而不敢舉直至剝撓數極潛移運祚士君子猶有感其遺教甘覆折而不悔者謂非公之餘烈使然與儒者不察猥以潛身遠害之道議王臣匪躬之節吾未見其可也夫太華函谷之間由漢以來勳業著於當時名字勒於彝鼎者眾矣然皆湮滅無復睹記所遺墓宮至有牧豎箕踞嘯傲於其上鄉里後進不知有斯人之墓四方遊士驅車過之亦無有肅然而起敬者公自改葬以迄於今雖屢經變革祠宇嘗有傾圮而子孫環廬錯處歲時祭祀不輟今予一倡而鄉士大夫響應恐後四方

湯子遺書卷三

三

宅

君子登其堂覽其跡者想見公之風聲氣烈猶低徊流連不能去嗚呼是可以知公矣工起於丁酉仲冬成於戊戌孟春予因縣令鄉士大夫之請乃爲之記並論公事以刻石

潼關樓刻詩記

潼關古桃林地也太華峙其西嶠函踞其東秦山迴合萬峰刺天河渭屈盤千壑奔會厓谷岡嶺環抱叢倚道路狹峻車馬如束真天造奇險爲秦關闕且南控武關之隘北扼蒲津之阻握函夏之樞紐鎖川隴於堂奧漢唐以來莫不倚爲巨鎮以資

藩屏兵火之後城垣傾圮樓櫓半缺廢址荒煙過者爲之躊躇而悽愴順治十三年斌奉

命飭兵茲土自顧庸菲不足當斯重寄恆惴惴自恐仰賴

朝廷德威遐被數千里外如在輦轂之下故承乏三年兵強吏馴士習民安乃謀寮屬重建城樓賞皆蠲俸役罔妨農工旣成集古人過關題詠之詞自唐明皇以下凡一帝十有八人爲詩二十九首刻於東門樓壁嗚呼當明皇停鑾關上與侍從唱和其時君臣樂豫海寓清宵登嵩躡岱勒石銘功湯子遺書卷三

記

突

可謂極盛未幾而漁陽變起雄師告潰關塞失守六龍西幸豈山河之險不足恃與抑成敗之故皆自於人也孟子曰地利不如人和吳起曰在德不在險有國家者修德以懷遠和人以守國則雍容樽俎偃戈休甲彼放牛歸馬之盛此非其故墟哉後之君子登斯樓也眺山川之雄勝覽昔人之詠歌古今興衰之感制治保邦之要亦可以慨然而思矣

重修乾明寺碑記

睢州城西北隅有寺曰乾明按通志元至正元年

建考元人碑記云國初寺基河患方橫則在元卽重修非初建矣或曰寺在唐宋爲楞伽禪院蘇文忠公於紹聖元年將適嶺表遇雨信宿於此書松醪賦後人爲之建亭刻像鐫賦於石文士往往構別業於旁其地有林木水竹之勝河屢遷湮沒不常其沿革未能盡考也余幼時來遊見壁間有高子業吳明卿題字皆擘窠大書道媚可觀餘不能盡識意以坡公遺蹟故來遊者眾歟寺東南有斷塔欹側如將傾者明崇禎末以寇亂毀塔得石記言塔去則河當徙城當廢土人異之未幾壬午三

馮子遺書卷三

記

完

月闖賊破睢州九月河決汴梁水由寺北隄口入直灌州城舊城遂廢石記歷歷皆驗豈區區一塔果關興廢歟抑偶然歟或物之成毀有時精易數者類能爲之非甚異事歟城陷後值鼎革未暇言治河遂爲巨浸者七載吳越荆楚之賈高檣巨帆出入城郭闐闐間余嘗乘舟過此見蒲葦蓮芡一望無際白鷺飛鳴與漁歌相答鐵佛像斜立波濤中嗟嘆者久之順治十七年河治地出僧真元募資建大殿三間棟楹堅壯像設具備僧院禪堂次第畢舉介袁進士焮生請記久未及爲其請益力

聞形家言此寺於州風水有裨余未習其說然州地最窪下寺當河衝巋然峻峙有獨障狂瀾之象形家言或不謬又州以屢湮故古蹟蕩然此寺建立數百年滄桑陵谷變幻無常而樓閣莊嚴壞而復新當紹聖改元正坡公遭讒放逐之時游戲翰墨不怨不戚風流猶可想見彼張商英趙挺之輩果安在哉其荒墳斷碣亦有過而留連者乎寺東錦水淪漣西則古城長堤煙柳映帶南望雉堞樓臺參差如畫可以備詩人之吟眺而鐘魚磬板經聲梵唄繚繞於曉風殘照之間於以消塵慮而發湯子遺書卷三

記

半

深省不可謂非真元之績也若其年逾七十精神強健事必期其成功必要其久乞言專誠十載弗懈此亦足激發吾黨何忍以廬居火書之論卻之故爲之記

田烈婦孫氏殉節碑記

烈婦孫氏歲貢生允光之女性貞靜通女誠大義年十七歸處士田雲龍雲龍躬耕自給烈婦荆布操作相對如嚴賓康熙六年夏酷暑雲龍行吟潭上解衣游泳雨後水大漲遂溺死烈婦撫尸長號盡鬻簪珥之屬治二棺先以一斂雲龍遂自縊家

人亟救得甦其父勸慰曰汝父在獨不相念乎烈婦曰在家事父既嫁事夫禮也從一而終有死無二古之訓也夫亡與亡計之熟矣其父無以難第令諸娣姒防護之烈婦哀泣勺水不入口見防衛且密乃給曰我今不死矣須葬後再爲計也與諸娣姒營喪事至夜分諸娣姒大半睡去烈婦呼之醒曰若不懼我死乎因與之長談至四鼓盡諸娣姒困不能支皆熟睡烈婦遂自經夫柩側蓋六月十九日也睢陽之人無遠近皆知田氏之有烈婦也孫氏之有賢女也指紳儒林歌詠之郡大夫式

湯子遺書卷三

記

七

其廬里人相與醵金立石而請余一言傳其事竊惟夫婦大倫一醮不改名之曰信是謂庸德宜若非人所難者然詩三百篇以節著者共姜一人而已春秋去古未遠二四十年之間全節不失婦道者惟紀伯姬何寥寥也茲觀烈婦亦何忝焉今朝廷方敦崇節義佇看太史採風綸音寵賁勒之青史以爲彤管光或輶軒失採而刻銘道周芳魂靈氣猶將翺翔茲地土魍木夔亦知呵護此石永不顛踣卽星霜遷易歲月滋古蔦蘿蒙翳苔蘚剝蝕好古之士摹而傳之可以補史氏之闕而烈婦

姓氏終以不沒於世則世之砥行礪節者無慮湮滅不彰矣

重修中州會館記

中州會館在宣武門之左舊爲梁司徒公別墅所謂銀灣曲也順治十四年同鄉官都下者捐貲購得改建會館宗伯薛公爲記其事歲久漸頽屢議修治以艱於費弗果越康熙十八年秋地震傾圮殆盡時都諫王君子厚方主館事蠲俸以倡同籍各輸金有差鳩工庀材中翰王君三雪身董其役再閱月而訖工於是鄉之諸大夫士置酒其堂謂湯子遺書卷三

記

圭

不可以無記而屬文於余余謂

國家畫十五方域而京師其都會也凡鄉之仕於朝者官階之崇卑職掌之鉅細繁簡不侔也分曹治事有朝會而外終歲未嘗過從者矣其官於外或數百里或數千里聲問不通有一旦以奉表述職而至者矣有貢舉於鄉以應試謁選而至者矣亦有京朝官出秉節鉞備藩臬郡守之任條而數百里數千里聲問不相及者矣幸而聚於一時則歲時伏臘會集讌饗於同朝事

主之時修親睦鄉曲之義豈不謂行古之道乎都

諫斯舉洵爲知所務也余更三復宗伯之記稱述
吾鄉先哲若李文遠劉文靖之相業顧軒兩都憲
之清直馬端肅許襄毅之事功何文定崔文敏之
文章氣節屬望後人希慕風烈交相砥礪不在飲
食燕衎相徵逐用意可謂深且厚矣余謂諸公德
業蓋有所本亦在其學而已中州文章莫盛於昌
黎其學闢佛老崇仁義得聖道之大端論者以爲
精微之蘊猶有未究其極者至兩程子出獨深探
原本窮理盡性接千古不傳之統故程子者實儒
學之大宗而鄉之後進所當奉爲準的者也若許

湯子遺書卷三

記

畫

文正姚文獻講學蘇門佐元興太平之運而明之
曹正夫倡道嶠澗距邪閑正居一代理學之冠其
後尤季美孟叔龍紹述於洛西魯正卿呂叔簡振
興於宋郡呂忠節闡釋孝經賀景瞻發明春秋劉
文烈力任風教大節皎然數君子皆不惑於功利
權謀詞章技能之習而確然有以自信者也誠得
其所以爲學以之事君必忠以之事親必孝以之
交友必信於前修之事功風節不規規求合吾見
其無不合也夫程子之學以至誠爲聖功之極以
主敬爲入德之要凡與斯會者揖讓進退必準於

禮可否然諾必揆諸道敬存於心貌恭非敬也敬而後能誠非敬無以爲誠也以此交修弗怠庶不墮先哲之遺教於以勉盡職業報

朝廷之知遇非徒講鄉曲之情歲時伏臘聚會燕好之數數也古人無在而非學故敢推廣前記與諸君子共勉之

重建信陵君祠記

開封舊有信陵君祠在上方寺之右雲杜李本寗宗伯宦梁時所建也崇禎壬午沒於河今

國家承平三十年廢典漸次修復而信陵祠獨缺

湯子遺書卷三

記

信

永平韓子客遊梁嘆曰茲非魏都耶夷門之墟猶有侯嬴朱亥若而人乎使當時無信陵則侯嬴朱亥亦以監門市屠老耳巖穴不乏人能識人不恥下交者世不數見也於是偕寺僧卽其祠地土中求得雲杜故碑釀金建祠以侯朱配仍舊也韓子又曰侯生猶魏產耳若毛公薛公固生於趙爲平原所簡賤而羞與爲伍者也信陵何自而得之卒賴其言趣駕救魏率五國之兵敗秦師至函谷關而還信陵之終不失臣節於魏者二公力也徒以非魏產而不祀非闕典歟補主列侯朱之次旌功

也所謂禮以義起者也工既訖請於官春秋致祭復選石刻史記魏公子列傳立祠中過睢陽請余爲之記余酌酒與韓子曰君燕趙布衣也未嘗綰綬分符有修復舊典表章古烈之任者又何汲汲爲此得無悼淪落之難偶慨知己之莫遇與信陵曠世而相感乎夫信陵豈獨以好客重乎秦之併六國也此古今一大變局也趙與魏爲唇齒而魏與五國爲藩維信陵用兵雖太公穰苴無以加焉使當時不以讒廢則秦不得滅魏魏不滅則五國不至折而入於秦卽信陵一旦以老病死其知人

易子遺書卷三

記

畫

下士如此必能得如信陵者而託國焉暴秦之虐不能及於天下矣其以毀廢也飲酒近婦人而卒其亦不忍見天下之遽歸於秦而求速畢一朝之命乎李牧死而趙亡信陵死而魏亡始皇之肆威於海內天也漢高過大梁而以太牢祠之也其亦有見於此乎信陵墓在揚州門外河流變遷湮沒不可問矣此祠之建其不可已也遂爲之記韓子名鼎業字子新博學好古慷慨多大節此祠之建其一端云

昔東漢陳太邱過潁川荀朗陵家太史奏德星見其占曰五百里內有賢人聚至今載諸史冊千古傳爲盛事吾謂太邱修德清靜進退合度可謂賢矣至荀淑博學高行其子號曰八龍然爽或並濡跡亂時有遺議焉何至上動天象哉疑當日諸公雅負重望一時傳會爲之蓋東漢標榜之習則然未必盡有其實也徵君孫先生隱居蘇門之夏峯天下望之如泰山喬嶽夏峯去孟城里許郭子驤臣別業在焉當風日清和先生命駕往遊諸門人執經問難郭子載酒具饌以從蓋若堯夫之行窩湯子遺書卷三

記

美

云堂舊有題扁以避御諱先生爲更之曰星聚顧謂斌曰汝其記之斌謂先生孝友篤行當逆闖竊柄正人淪陷先生周旋其間脫然黨錮之禍似有類於太邱而道德純備不樂仕進不爲僻隱憂天憫人守先待後則非太邱所能彷彿萬一也郭子先世宗伯大參兩公清德直道炳耀前朝公隆公望克紹家學兩河詩禮名族首推郭氏亦似非荀氏所敢望昔漢高入關五星聚於東井宋太祖時五星聚於奎井秦分也奎爲文章之府漢宋兩朝人文最盛已見於此儒者師弟相聚洙泗而後一

聚於河汾再聚於伊洛至元初姚公茂許平仲趙
仁甫竇子聲共聚百泉之上獨靜修家容城然聲
氣亦相往來不可謂爲非聚也先生生靜修之里
而隱於蘇門一時學士負笈從遊無異隋之河汾
宋之伊洛也夫天人一理人之精神原與天地流
通故嚴陵動客星之象處士應少微之占賢士聚
於下則德星聚於上理固然也將見司天占象室
壁奎婁之間當有五星聚矣彼潁川之事何足云
云斌庸陋無足比數追隨杖屨於斯堂之上以與
郭子遊亦不敢不自勉焉

湯子遺書卷三

記

石塢山房圖記

七

吳郡山水之佳爲東南最而堯峯名特著者則以
汪鈍翁先生結廬故也鈍翁文章行誼高天下嘗
辭官讀書其中四方賢士大夫過吳者莫不願得
其一言以自壯而鈍翁嘗杜門謝客有不得識其
面者則徘徊澗石松桂之間望煙雲杳靄悵然不
能去也以此鈍翁名益重然亦有病其過峻者矣
王子咸中舊家吳市有亭臺池館之勝一旦攜家
卜鄰構數椽於堯峯之麓曰石塢山房日與鈍翁
掃葉烹茗獻歌晏息鈍翁亦樂其恬曠數賦詩以

贈之稱相得也鈍翁應召入都咸中復從之舍舟
登陸千里黃塵追隨不少倦蓋其有得於鈍翁者
深矣余嘗過吳門晤鈍翁於城西草堂讀其所爲
堯峯山莊諸詩慨然欲往遊未果至京師始與咸
中相見叩其所學大約以純翁爲宗間出其山房
圖講記余旣心儀其爲人而又自悔不獲身至堯
峯以觀其所謂文石乳泉者猶喜得於圖中想見
其藤門蘿迳芒鞋竹杖相過從吟詠時也乃撫卷
歎息者久之昔王摩詰輞川別業山水踞終南之
勝時有裴迪以詩文相屬和至今覽其圖畫所謂
湯子遺書卷三 記

表

斤竹嶺華子岡彷彿猶想見其處摩詰在開元天
寶間立身不無可議徒以文辭之工猶爲後人所
豔慕如此鈍翁品行之高潔學術之正大有非摩
詰所敢望者咸中志趣卓然其所進未可量或亦
非僅僅裴迪比後人見之而嚮慕當何如也故爲
之記

三聖廟碑記

睢州城東南三十里曰黑龍王廟不知所自始相
傳昔時黑龍見因廟祀雲禱輒應萬歷中河水暴
溢有關帝像沿流而至土人祠於其左後又立廟

祀真武三廟鼎峙而黑龍王廟最久故名特著廟
旁村逕窈折茅屋數十家務農桑無市販之習茂
樹千章幽若林麓從叔父九式公愛之遂卜築焉
嘗攜門人子弟讀書廟中覩棟宇毀頓釀貲新之
時順治十四年也今二十餘載叔父墓木拱矣從
弟鎬慮無以承先志礱石請余爲記余承乏史局
編摩無暇秋月臥病經旬懼負夙諾乃馳書告之
曰叔父卜築於此也固愛其土風樸厚勤耕鑿以
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重禮義則叔父之功實
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爲善

湯子遺書卷三

記

堯

去惡也夫讀書以明禮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
乎遐陬僻壤無紛華市儈之習以誘其心則必能
孝弟睦姻恭敬信讓爭競不作鄉里無怨如此而
受多福宜也昔之盛時有司常令里民擇寬敞祠
宇講鄉約讀律令禮法以匡迪之神明以感動之
故荒村野叟皆有士君子之風今軍興旁午不暇
修舉墜典賢士居其鄉者倣而爲之固令甲之所
不禁也鎬欲承先志亟亟於斯是不可以無記

重修玉帝廟記

睢州南城舊有玉帝廟余童時數數過之明崇禎

乙卯庚辰間開州刺史唐節玉先生於此立社課
郡中子弟余年十四從諸生後執卷屬文暇則共
二三友人坐東廊談論古今薄暮而返壬午三月
闖寇陷睢城至秋黃河南決廟沒于水節玉先生
移刺定州同人亦各散去余自河朔歸里偶過廟
地惟見荒烟寒流斷碣衰草輒不禁盛衰之感順
治初里人釀金重建殿三楹周垣未具畜牧往來
無禁先大夫見之嘆曰廟制不備何以妥神祇肅
瞻仰乎況此地昔年文事之盛結社是中者或至
登巍科入直承明列郎署出備牧守者往往有之

湯子遺書卷三

記

全

奈何聽其蕪穢也乃約諸耆老爲會鳩工庀材建
門三間左右廊廡以及椳楹櫺檻之具靡不森鮮
旣成余復立社聚里中俊秀而肄業焉惟昔睢陽
盛時衣冠文物甲于兩河絃誦之聲相聞北城則
有若二程書院孟子在宋書院然皆在水中央非
扁舟不能至又南城路遠故士子多就所近寺廟
爲敬業樂羣之地而搢紳先生亦樂獎借後進嘉
與有成後進循循雅飭守約束惟謹無敢有喧譁
自外聲教者若斯廟社事尤其最盛者今天下脫
離兵革士子修復故業書院之在北城者盡付波

濤讀書會友者悵悵無所歸今茲廟既興借此課
文講學庶幾復見昔日之盛乎余既立文會于此
能文之士來者日眾喜先大夫之志有成也于是
乎記

睢州泰山廟碑記

睢州東關泰山廟先祖留守公所建也其旁白衣
庵爲大司馬袁公所施地順治丙申僧覺正於後
建大雄殿僧徒百餘戒規清嚴康熙庚戌居民於
舊城得銅佛五尊鄉耆楊國禎等裝金捐貲迎奉
殿內求予文記之予謂佛教自漢永平時入中國
湯子遺書卷三

記

全

初不過白馬一寺自今千百餘年來通都大邑名
山幽壑莫不有寺其爲像不知其幾千萬億也世
人以建一庵造一像卽獲無量福德此理之不可
信者也佛經初至中國止四十二章耳凡人事天
地鬼神不若孝其二親非四十二章之言乎天地
萬物之本父母吾身之本故孝者天經地義百行
之原也人能孝則必敬長上睦鄉里教子孫守禮
法內不欺心外不欺人和平篤實福不求而自至
否則本實先剝而徒建剝造像口誦般若以此求
福是適南而北轅也予嘉鄉耆之好善因其請告

以是言亦與人爲善之意云爾時主庵覺正弟子
眞清也苦行爲人所重能繼師業并記之

內陞奏對記

康熙二十五年閏四月二十一日禮部尙書掌管
詹事府事臣湯斌由江蘇巡撫陞任至京

陞見

上曰汝在江蘇能潔己率屬實心任事天下官有
才者不少操守謹慎者未能多見汝前陞辭時自
言平日不敢自欺今克踐此言朕用嘉悅故行超
擢爾其勉之臣斌奏曰

湯子遺書卷三

記

全

皇上簡任江撫奉職無狀惟隕越是懼乃蒙

皇上不次超擢臣敢不勉竭心力以圖報稱萬一
上問江蘇風景何如奏曰蘇松去年頗稱豐稔淮
揚徐去歲異常水災蒙

聖恩蠲賦賑恤民慶更生邳宿等五州縣蠲舊年
一半今年一半錢糧萬姓歡呼惟徐州所屬地最
荒瘠水災之後今春民困較甚

上曰一路風景何如奏曰臣經過地方畿輔廣平
以北麥田豐收開州以南稍旱鳳陽蒙城一路饑
民甚多聞宿州靈璧一帶去年水災今春麥尙未

熟民間謀生無策

上曰鳳陽地瘠民貧饑荒自是難堪

聖意惻然久之又

問江蘇風俗如何斌奏曰前年臣

陛辭時蒙

皇上面諭蘇州風俗奢侈華當以移風易俗爲
先

聖駕巡狩諭臣民敦本尚實返樸還醇萬姓無不
感動臣仰奉

皇上德意朝夕告誡風俗亦漸改觀

湯子遺書卷三

記

上問吏治何如斌奏曰江南吏治自于成龍余國
柱後有司已知守法臣遵奉

功令復多方勸誡吏治漸歸醇謹

上問有司中有好官否斌奏曰松江知府魯超才
具亦優

上曰祖進朝何如奏曰祖進朝樸實人操守真廉
士民愛戴前議降調時民間罷市羣聚臣署號泣
乞留臣敢據實上

聞

上問高成美何如斌奏曰其人亦有才

上曰作官有才固好若操守不謹恃才多事反爲
民累斌奏曰誠如

聖諭

上問總督王新命何如斌奏曰事體曉暢與地方
安靜

上曰操守能彷彿于成龍否于成龍之廉世間原
不多見亦難以此律人但能與地方相安亦足矣

又

問今直撫于成龍何如斌奏曰成龍曾爲江甯知
府臣知其人清而不刻且有才畧有擔當用爲巡

揚子遺書卷三

記

撫天下服

論

皇上知人之明

上曰往日聞吳中鄉紳多事近日何如奏曰蘇州
鄉紳如大學士宋德宜居鄉最善

上曰朕知之奏曰汪琬養病山中不與外事繆彤
亦杜門讀書其餘俱謹慎臣在任年餘實未見鄉
紳以私事干瀆彭定求之父彭瓏彭甯求之祖彭
行先皆年高品行甚端臣於朔望集士民講解
上諭二人必來叩拜

龍亭爲士民之倡

上曰有博學好古之人否奏曰吳俗素重文學隱居著述者亦頗有人

上問下河開海口事如何奏曰

皇上命尚書薩穆哈學士穆成格等與總漕徐旭齡及臣詢問下河民情臣等遍歷海口各州縣初來人眾言語嘈雜不能歸一卽各州縣水道海口亦不相同大約其言以開海口積水可洩但四分工銀今年荒歉恐不足用惟高郵興化之民間築隄開河毀其墳墓廬舍皆甚言其不便部臣公議以築隄取土艱難工必不成且毀人墳墓廬舍非湯子遺書卷三

記

金

皇上軫念民生之意開海口工亦浩大恐多費帑金不能奏績不如暫停爲便臣與徐旭齡議以目下遍地皆水工力難施暫停未爲不善遂同具題但念此事乃我

皇上巡狩江南親見民間房屋淪沒水中

聖主痾瘵念切隨

命大臣相視海口簡選賢能開海洩水眞堯舜之心也今議暫停則可若竟中輟非臣子所敢擅議且上流之水滔滔而來下流無一出路不但民間田地永無涸期且恐城郭人民將有不測之患如

興化去年城內水深數尺萬一三五年間再遇水災一城付之巨浸臣等何所逃罪

上曰汝意云何斌奏曰淮揚實天下澤國若日開海口則水遂盡涸臣不敢爲此言但水有去路開一丈則有一丈之益開一尺則有一尺之益使浮溢之水漸去則舊日湖河之形可尋再加疏濬築防工夫自有次第然舉事當念民生尤當重

國計若多費帑金而水不能盡涸非長策也請無多發帑金止於七州縣錢糧中酌量款項暫停一二年起解留爲修河之用此外再議設處之法總
湯子遺書卷三 記

矣

之以本地民力本地錢糧開本地海口心旣專一工不誤用不作大舉不多設官漸漸做去當有成
效

上曰此意曾與薩穆哈等言之否奏曰臣與總漕臣徐旭齡曾向薩穆哈等言之

上曰本內何未敘及奏曰當時先起清字稟不便繁瑣薩穆哈以奉

命詢問民情止當以民間口供開列具聞此言俟

上問及當面奏候

皇上睿裁又海水內灌壞田之說臣以爲無慮臣
詢之土人當日范仲淹築隄時海水與隄甚近今
海水遠者百里近者六七十里海之潮汐猶人之
呼吸也有一定時刻有一定分量平日海潮所及
原不甚遠江河之水爲海潮所湧乃江河之水非
海水也颶風海嘯非常災異豈可預計

上曰此理朕所深明人不知潮汐之理故有此言

耳遂

命至

內廷

湯子遺書卷三記

賜食謝

恩而出是日也臣斌自彰義門外趨

朝未及轉

奏因九卿奏事有言臣斌至者卽奉

旨傳見

顧問慤慤奏對恩遽語無倫敘仰蒙

聖恩優容臣不勝惶恐謹紀其大畧以識

恩遇云

睢州泰山廟碑後記

康熙庚戌之夏予方讀易潛陽書屋泰山廟僧眞

清造門請曰郡有某氏拖欠國稅借鼓鑄銅本若干兩及期不能還將燬家堂所供佛像以償銅價居民楊國禎等捐貲代還其價迎佛安置廟內敢求文以記予曰佛方外之教庵寺供奉固其宜也乃始祀之於家者何意今一旦欲燬之以付鼓鑄又何心也居民代爲償債迎像供養可稱義舉必求文以記之無乃有名心歟真清默然良久而後言曰所爲某氏者故黃門公子也當其盛時田廬萬頃樓閣如雲輿馬僮僕聲勢赫奕可謂極矣復於居第內構精舍造佛像窮極工麗朝夕祝拜蓋

湯子遺書卷三 記

欲長有此富貴也曾幾何時而子孫不能守向之田廬樓閣已易他姓卽至佛像亦幾不免燬廢盛衰倏忽如此豈不深可嘆哉且當時之勢與區區市塵之民相去甚遠也今反賴其力以完逋負豈富貴之不可長保而貧賤之有餘力歟抑鬼神不可妄干而害盈福謙亦理數之必然歟是廟也在通衢之會固冠蓋之所絡繹也倘進觀廟像而詢所由來必將感廢興之無常識威勢之難恃當有悄然而思憬然而悟者矣此居民之所欲書也予聞其言以爲庶幾近道者遂述之以爲記

